

## 黄鹤云文集

反毛泽东论 甚么是毛泽东思想以及他如何复辟奴隶制度

论国家-----兼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固步自封的形而上学 - 论所谓中国国情

论一国两制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中共政权与黑社会组织

中国特色的外交使节

再论生的权利

致江泽民先生

伟人之所以伟大只因为我们都跪着

论暴力

论民主与法治

论生的权利

中共在审判人民

全世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

治乱世用重刑

☆☆☆☆☆☆☆☆☆☆☆☆☆☆☆☆☆☆☆☆

反毛泽东论 甚么是毛泽东思想以及他如何复辟奴隶制度

黄鹤云

概论

现代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一方面是，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对抗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以及专制奴役对抗自由民主之产物；他方面是狭隘民族主义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的产物。就其理论形式来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但就其内容来说，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只是重新包装了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另一种形式复活的奴隶制度。它的思想根源，深植于中国封建主义土地之中。和其他新的学说一样，对它的认识、批判，首先得从它之前已经积累的实践和思想资料出发。

在中国，领导着人们不断革命和改造人们头脑的大人物，他本身当然被认为是最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和外国的，当代的和历史的权威。一切政治，思想，宗教，文化，艺术，道德，伦理，生活，习俗，都要站到革命的裁判所面前，或者接受改造批判斗争，或者放

弃自己存在的权利。伟大导师的思维，成了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这正是某一个黑格尔，这世界是用头站着时代。伟人的原则，成为一切人的思想，语言，行动的最高准则。所有以前的或外国的东西，一切传统的或外来的观念，都被当作是反动的东西而被砸烂，被抛到废物箱里。直至如今，中国只是被坚持的成见所支配。宗教让位于对领袖的崇拜；真理让位于最高指示；思想权让位于吃饭的权利。永恒的正义归结为一党专制；平等则归结于在伟人面前大家都跪着。这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封建农奴制的最后王国。

唯物辩证法认为，统一物中，对立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互相转化，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昔日的毛泽东，共产党，在他们要夺取政权时，是很革命的。但当一旦大权在握，随着地位的转变，随着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的转变，就从革命转变到反革命方面去。在开放改革的今天，阶级和阶级对立并没有消除。除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对立外，还有贵族太子党和平民之间的对立，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封建新贵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正是这种情形，使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能再标榜他们奉行的是正统的社会主义，也不再反对修正主义。这种状态，把我们带回到历史的过去，回到了变法维新的时代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已经走完了它的历史回头路，它走进了死胡同。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反者道之动也。历史好像是循环往复，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不得不求救于“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过去依仗船坚炮利，而今天只依靠经济因素。还是物质，经济第一；思维，政治再不能统帅一切，“红宝书”不可以生产粮食。这是非暴力的胜利，和平演变的胜利。想当年，毛泽东“黑手高悬霸主鞭”，“唤起工农千百万”，“敢教日月换新天”。多么崇高的豪情壮志，但历史是无情的。今天这一切，都丢到九霄云外去。暴力革命换来的，只是一个更为暴力的政权。为甚么要依靠暴力？因为他要把历史的车轮扭转。但结果怎样，他只落得，被历史的车轮粉碎的可耻的下场。俱往矣，昔日曾大声叱责一切人生享乐的，禁欲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国度，今天变成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甚的，到处充斥着特权，贪污，行贿，腐败，抢劫，暴力，人欲横流的污秽之地。

想当初，毛泽东凭借着小米加步枪的武装力量，不，更确切的说，他凭借着人们本能所固有的对物质欲望的力量，凭借着土地对农民的诱惑力量，把他们驱上战场，为他夺取了政权时。那时，他多么踌躇满志，他挥舞着巨手，骄傲地高呼胜利。想当时，在他看来，这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他的伟大思想，是绝对的真理。只要把它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它便能够以自身的力量，去征服全世界。因为绝对的真理，是和时间，空间，以及人类的历史发展无关的。这样一来所谓科学的社会主义，又变成了伟大的，荒谬的空话。他以为，不管生产力的状况，单凭着毛泽东空想，狂热，凭借着以枪杆子支撑的反右斗争，整风，思想强化运动，凭着空话连篇的总路线，和甚么土法上马，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就可以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当然这魏特林式的共产主义天堂它是多么的悲惨，它不是物质生产源源不断，而是物

质奇缺，只是三餐乾饭，就把粮食吃光，使神州大地，满途饿殍。就是当年的欧文先生，比他还好一点。那位空想社会主义大师，他把苏格兰的一间纱厂，变成十足的模范新村。这里原先是极其复杂，而且大部份是极其堕落份子聚集的地方。他用不着去搞甚么清匪反霸，三反五反，反右斗争，斗私批修，忆苦思甜，学习雷锋等等，一连串永不止息的镇压和思想灌输运动。就把它改变为一处没有酗酒，警察，刑事法庭，审判，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地方。在棉纺业危机而停工四个月的时间中，还能照发工薪，使股东们获得丰厚的进账。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人类历史和我们自身的精神活动时，我们发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物，是一幅在不断地运动着，和交互作用，错综复杂，相互联系的图画。在这个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永恒不变的。万物皆动，皆变，皆生，皆灭。正如赫拉克里特所说的，万物存在着，同时又不存在着。中国哲学家庄子说，方生方死，方可方不可。因为万物皆流动，万物皆在经常变化之中；万物皆在不断地产生与消灭之中；万物皆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它的历程。然而，有些人却不这样看，这位用枪杆子来塑造的，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这位当代马克思主义顶峰，他却不愿意这样想。他不赞成否定之否定，因为他害怕，这一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作用。他可否定别人，却不许否定自己。他是没有过失的教皇，是绝对正确毫无错误的。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他的思想体系是绝对精神，绝对理念，终极的真理。它就是一切存在的本质，认识的本源。哲学的任务，就是认识这绝对精神的表现。任何对他的怀疑，都是对这位人间上帝的亵渎。都要被交给宗教裁判所，被关进牢狱。尽管那些下贱的奴婢们，如何在他脸上抹粉涂脂，为他塑造一个神圣的偶像。恰巧相反，结果只是证明了，辩证的客观规律。对立的双方，因一定的条件交换他们的位置。用老子的话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事实上，他正在否定着自己。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是孤立的，不变的，硬化的，永久如此的。他们认为，是则是，否则否，除此之外都是鬼话。革命就是革命的，反动就是反动的。正与反是绝对互相排除的，原因和结果也是彼此处于固定的对立之中。自然界是辩证法的试金石，一切都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进行着的。自然界不是在永久单调的，经常重复的循环中运行着的，而是经历着真正的历史。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中国式的共产主义，也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和生产力的条件无关的。它也不可能是，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的。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其中之一就是黑格尔，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无论是怎样伟大，正确的思想体系，它也只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它也必然包含着错误，并被自身所否定，成为历史的过去。在康德的科学生涯的开始时，他就把牛顿所说的，自从其有名的第一次冲击以来，便是永久不变的太阳系，说明为历史的过程。即太阳系的起源，就说明了太阳系在将来。不可避免地走上毁灭的道路。宇宙中没有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任何领袖，政党，政权皆

不可能万岁万万岁，千秋万代，永不改变。黑格尔的最大功绩，是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世界，都看作是一个过程——即永恒运动，变化转换和发展的过程。粪土当年者也必定成为粪土，也必将被自身矛盾的发展所扬弃，否定者必被自身的运动所否定。

## 一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的存在是第一性的，是我们意识的本源。自然界与社会是独立于感官之外的客观存在，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只能是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产生。虽然，马克思主义，也承认精神的能动作用，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影响。但这都是，首先承认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去肯定精神的能动作用。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常常摇摆于唯物与唯心主义之间。实际上，说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还比较恰当。他为了强化自己对人民的统治，强化对人民思想的控制，他夸大了精神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夸大伟人，英雄在历史中的作用。甚么政治是统帅，人的思想第一，他那狂妄主观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所谓"三面红旗"中暴露得非常彻底。首先，他的所谓总路线，完全是不学无术，对经济规律一无所知的，毫无内容的，空洞的表述。甚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样的口号，昔日奴隶主，作坊监工，手执皮鞭，在奴隶的背后，不知喊过多少遍。不要以为，他写了两篇通俗的"哲学"文章，画了两张马克思画皮，就可以把他装扮成万世救主。甚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可惜，"老三篇"遮不住专制帝王的丑恶面目。这位粪土当年的风流人物，他满脑子装的，都是封建帝王之术。甚么批儒评法，实际上，他承袭了的，只是诸子百家学说中落后的，反动的一面。只要有利于他的反动统治，就把它贴上中国式共产主义标志。他就是这样全面地、创造性地，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这位"最最伟大的思想导师"，他不是把实践当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要一切服从毛泽东思想，这"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思维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现成事物的唯一尺度。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用头站立着的时代"到来了，伟人的思维，毛泽东思想是实践的最高准则，一切都得用它来检验。思维的原则成了一切实践的出发点。可惜，它的"伟大革命实践"，只是创造一个荒谬的世界。一个精神的，子虚乌有的，"三餐乾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天堂。

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这位始作俑者，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把国家政治，经济搞得大乱。这种疯狂的行为，只有在人民没有丝毫民主权利的专制社会中，才会出现。今天人们要批判荒唐的"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是要铲除，它所以发生的社会根源。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是这个国家之所以陷于暴力斗争，血腥的历史循环的根源。毛泽根本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更被提升为神灵。他成了当代最

伟大的救主，是活着的上帝。是最伟大的天才，第一个超人。他的宝书，就是圣经，就是绝对的真理。他是绝对正确的无错误的教皇，他的最高指示有如天启。任何有意无意的对他不敬，都是对这位神灵的亵渎。都要接受斗争审判，打下永不翻身的炼狱。多少百姓为此而家破人亡，多少有识之士，因此被关进牢狱。如果你不愿意陷入罪恶深重的异教之中，那么你就得战战兢兢地，接受他的救世福音学说。如果你不愿意一生一世呆在监狱，你就得做一件，共产党的“驯服工具”。

## 二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曾几何时，这位自视甚高，目空今古的大帝；这位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人物；竟然与一位无权无势的校长，发生一场哲学上的争论。争论的话题就是，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在这个思想统一在一个脑袋中的国家里，争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是，争论的对手是一个超级大帝。其实，这也并不是一场学术世上的争论，而是一场别有用心，政治斗争的序幕。这位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千古一帝，他也并不懂得哲学，也不懂得经济。他只是在图书馆的故纸堆里，学会一套帝王权之术。这位伟大的导师，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位主张只能“一分为二”的，却不承认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思想家，他对自己也不是“一分为二”的。他自己就是要合二为一。要以暴力的手段，统摄千差万别的世界，于一个绝对的统一体里。

对立物的同一，与同一物的对立，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其意义是，一方面，同一物中，包含着对立的因子，它方面，是对立的双方，皆以对方的存在为依据。对立的双方，既相互排斥，也相互吸引，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斗争。其实，在自然界和社会中，没有绝对的同一也没绝对的对立。没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同一关系，对立也是毫无意义。一切同一物都包含着差别，而差别就是对立。事物的吸引和排斥，拉拢与斗争，是物质运动，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因。差别的显现，对立斗争的展开，都不能缺少任何一方面。如先后，高低，大小，长短，好坏，升降，快慢，热冷，光明，黑暗等等。皆只能是相对地被体现。同一物的对立斗争，存在于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一切领域中。同一是代表稳定，保守的一方面。对立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在生物学方面来看，没有稳定的一面，物种不可以得到遗传。生物一时间是这样，倏忽又变成别样；但如果没有对立，排斥，没有变化，地球至今仍是一锅原始汤。从宏观世界方面看，没有吸引的力量，行星也不会围绕恒星旋转。但如果没有排斥，宇宙至今还是一个原始星团。在社会方面也一样，保守力量过于强大，社会发展呈现缓慢。一个没有制约力量，不容许反对党存在，一党独霸政权的国家，必然日益腐败，迅速走向灭亡。又如果把斗争当作至上，甚么“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天天讲”，社会就会一团混乱。既然对立的双方，是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那么一个一党专政的政体，又怎能分别执

政党与在野党。正如没有高山，怎能显示平川。党政一家，又怎能分别那是政，那是党。这样一来，共产党已经因它自己的霸道，而名存实亡。

这位几千年才有一个的千古一帝，他的嘴，虽然说的是辩证法，但他的作为是非常形而上学的。他说的是"一分为二"做的是"合二为一"。甚么"一元化领导"，"民主集中制"，"五个统一"，就是要把一切权利，包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如吃饭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说话的权利，全部统一集中在一个伟大统帅的手里。人之所以成为人，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具有说话和思维的能力。就算是打磨一件简单的石器，在动作之前，他的脑子里，已存在那块器具的蓝图。一个人如果没有思想，说话的权利，他会是甚么。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一只只会学舌的鹦鹉。

谈到合二为一，又使人想起那位"乱我书"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他的天人合一的学说，好像有点唯物主义的味道。因为，他论证这中央集权帝国的制度，是合乎天道自然之理。他说甚么"唯人独能偶天地"。"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这样一来，人既然与天相合；就是说，"受命于天"，"奉天承运。"是以他论证说："王者制官，三人而为一选，仪于三月而为一时也；天有四时，时三月，王有四选，选三臣；是故三公之位，圣人之选也；三卿之位，君子之选也；三大夫之位，善人之选也。"还有甚么"庆赏罚刑，以配春夏秋冬，这就是王者之政。总之这一切一切，承袭了殷商的迷信术数，为专制统治找寻依据。王者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共产党受命于无产阶级，共产党的统治，千秋万代永不改变。可惜天运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除了运动和变化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规律。毛泽东虽然写了两论，被吹捧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的一切作为，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应该剥下他那神圣的画皮，恢复他那专制帝王的面目。

### 三枪杆子出政权的强盗理论

中国著名小说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季失德，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为时暂短。东晋十六国，南北对峙。隋唐逐鹿，藩镇割据。五代十国，大宋统一。元明清朝，治乱交替。乃至民国，军阀割据。这一治一乱，一分一合，贯穿着中国血腥的历史，分裂固然要付出代价，但暴力的统一，何尝不是血流千里。暴力的统一不能长久，如果没有统一的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只靠暴力来维持统治，暂短的统一，只会蕴藏另一次分裂的危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中共可以用暴力来统一台湾，但绝不可能，依靠暴力维持中共的千秋万代的血腥统治。要想中国摆脱一分

一合，血腥的历史循环，就得要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好让权力的斗争，能在和平的，合法的环境下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非法行为永远消失。

对立双方的对抗，斗争，往往是以暴力的形式展现。但是暴力并不是唯一的斗争形式，特别是在人类社会，更不可以凭藉暴力，去解决社会变革的问题。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虽然，理性也是为感性欲念服务。但感性的欲求的满足，并不一定要依仗暴力。特别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和平的，理性的手段，反倒可以使人的欲求，得到更合理，更长远，更充份的满足。就说私有制的出现，也丝毫不是抢夺或暴力的结果。反之，在一切文明人民的古代公社中，私有财产，虽然只限于某几种物品，可是它毕竟已经存在了。。。。。。所以暴力虽然可以改变财产的所有者，可是它不能造成私有制本身。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只靠暴力的接生婆来催生的。如果暴力是万能的，那么，人类社会早就实现了共产主义。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其实也是强盗的理论，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王，就是这个道理。强盗与暴力革命一样，都不能创造社会财富。它只是用强暴的手段，达致财富或权力的转移。毛泽东不仅以暴力去夺取政权，而且他的所谓社会改造，以及对权力的维护，那一刻离开过暴力。甚么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对私改造，反右斗争，人民公社化，乃至所谓文化大革命。那一时不是以军队，公安，监狱作为支柱。当然，暴力不能最终解决问题，因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本身又是以一般的生产为基础的"毛泽东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的主观狂妄，导致国民经济陷于破产的境地。一个鸡蛋的家当破灭了，毛泽东恼羞成怒，却不思改弦易辙，反把中国人民，赶到更为水深火热的田地。

"浩浩乎，平沙无垠。。。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枯草，凜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伤心哉，秦欽汉欽，将近代欽，齐魏徭戍，荆韩召募。寄身锋刃，口臆谁诉。北风振漠。。。期门受战，法重心骇，威尊命贱。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无贵无贱，同为枯骨。魂魄结兮天沉沉，夜正长兮风淅淅，月苦霜白，伤心惨目。

看，战争就是如此惨酷。自古迄今，历历在目。帝伐蚩尤，战于涿鹿，尧窜三苗，夏灭有扈，周灭商纣，杀人无数。六国相并，秦坑士卒。楚汉相争，项羽西屠。五代十国，武穆抗敌。清兵入关，大举杀戮，扬州七日，嘉定三屠。日寇入侵，南京屠城。地暗天昏，鬼哭神惊。国共争权，杀戮百万。文革镇反，父子相残。看啦，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是一条血的河流，在护城河里不断地流淌。

战争，暴力斗争，阶级斗争，是统一物中对立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阶级斗争，是生物界中生存竞争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反映。在生物

界中，自然淘汰，生存竞争是生物进化的动力。在这规律的作用下，一些物种消失了，一些新的物种诞生。生物的发展就是这样，通过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作用，使物种变化，发展，人类诞生。进化论科学地证明了，人类来自自然界，是生物界的一部份，并非上帝有目的地创造了人。既然，人类是生物界的一部份，那么，人类又怎能摆脱生存竞争规律的作用。既然生存竞争规律的作用，贯穿着整个生物界的历史之中，那当然，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的过程中。但生物界不是有目的的进行竞争，更不会有目的地，大规模地杀害同类。而人类却有目的地，大规模地杀人。还编造一套革命的理论，为了实现向无阶级社会过渡而杀人。

战争，暴力是政治手段的最坏的方式。它最终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毛泽东的暴力是依从马克思主义，只有这一点，他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但暴力理论，也并不是马克思所发明的。盗亦有道，强盗虽然使用暴力，但也有他们的一套的仁义礼智。暴力是人类从动物界遗传得来的，在人类社会中，暴力，血腥贯穿了整个文明的历史。但战争并不一定就是革命，并不一定能解放生产力；暴力并不一定产下健康的婴儿。有时候，它会诞下怪物。暴力往往是暴君和强盗的最好的工具。因为他们的行为是勃于法理。暴力并不一定能改造好社会，它只能是一件不得已的手段而已。"邦有道，走马以粪；邦无道，戎马生于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就是这个道理。毛泽东鼓吹斗争和暴力，只不过暴露了他的行为勃理和残暴而已。一将功成万骨枯，"伟大的统帅"呀，你的崇高，是用尸体来堆砌；你的红艳，是用鲜血染成的。

在历史上，蛮族往往可以以战争，暴力去征服一个先进的民族。但最终也会被先进文化所同化，征服。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向前的，复辟，倒退，只是暂时的。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只是螳臂挡车。用他自己的诗来说，只是"□蜉撼树"而已。中共一些顽固份子，整天叫喊四个坚持，只不过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中共的维新派的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当然历史的道路从来就不是笔直的，中共的顽固势力，还有他一定的社会根基，还可能会有反复。说不定，还会再出现一次"农村包围城市"

#### 四社会主义不外是封建农奴制度

顾名思义，社会主义是把社会的整体利益，当作是社会运作的唯一目的。然而，这种做法，是违背他本身的思想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的。整体与个体，是辩证的同一。把任何一方绝对化，这同一物的存在，就毫无意义。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互相对立同时又互相依存的。没有个人的利益，怎会有整体的社会利益。这有如去一个没有树木的地方去找森林，没有水的地方去找海洋，是同样可笑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把公放在第一位，是反映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诗句。更何况是公而无私，这是一种甚么样的生产关系。至于甚么斗私批修，把个人利益斗垮斗臭，简直是全部抹煞个体存在的意义。这样的主义，



怎能为人民所认同哩。尽管他们整天地唱社会主义好，也唱不出甚么好处。好与坏，是自有公论的，不是唱出来的。如果它真的那么好，就不会走进经济的死胡同里；就不需要开放市场经济。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和欧文一样，同是空想的。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宗教的天堂没有两样。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它的手段，就更是有害的。他崇尚暴力，以暴力去夺取政权，以暴力来达致社会目的，导致对人命的伤亡，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造成的祸害，对人类造成的痛苦，是有目共睹的。以暴力去消灭私有制度，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私有制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至于由私有制带来的矛盾，如甚么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说法，更是故意地别有用心地夸大其词。任何事物，它的存在，有其利必有其敝。这也是辩证的规律。事实证明了，以暴力的手段，去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它所造成的痛苦和对生产力的破坏，更是无可估量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这一点，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消灭这自然存在的基本矛盾呢。任何违背自然律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的，共产主义革命所造成对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的贫困，物质的缺乏，使它最终走上瓦解的道路。

其次，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甚么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物资的供应源源不断，这也是不切实际的幼稚的幻想。要知道，丰足与贫乏，也是相对的。人类的欲望，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不断地提高的。生产力的状况与人类的欲望，是永远也不会平衡的。否则，社会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人类对欲望的追求，才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理想主义，离开人们的欲念的社会蓝图，是毫无意义的。甚么"斗私批修"，"存天理，去人欲"，是唯心主义和宗教的禁欲主义。如果说，欲望是有限的，那么人类至今仍然穴居野处。既然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要实现"各取所需"是不可能的。看来，毛泽东也看到这一破绽，因此去求救于唯心主义。甚么"政治是统帅"，"人的思想第一"，把教育，洗脑当作救命的稻草。如果教育真有神效，社会早就不会产生罪恶的资本主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那么缥缈，它比天堂还要渺茫。而且，甚么各取所需，这种无政府状态，根本不应该让它实现。甚么国家消亡，消灭阶级消灭了党，又怎能"千秋万代"，保住红色江山。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改装了的共产主义，以适应专制政体的国情。一个专制政体加平均主义的，军事共产主义蓝图，就这样出炉。只要把"各取所需"改为"按需分配"只要彻底消灭财产的私有制，实行甚么一大二公，甚至连思想也要公有化，割资本主义尾巴，三餐乾饭不要钱，共产主义就已经实现。这就叫做"大跃进"一天等于几十年，只要思想解放，有伟大舵手来领航，精神就会变物质，荒山也会变粮仓。

社会的发展，社会制度的演变，有它自己的客观的规律，不能凭主观意志去转移的。更不可以以暴力，强而为之。故道德经云："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现在，让我来探讨一下，这个要整天唱好的社会主义制度，看看它有那一点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特色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是中央集权专制加公有制。但是公有制度，并非就是马克思所发明，也不是社会主义所仅有的。

首先，我们看一看，他在生产关系上进行的"革命"，他推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甚么性质的东西。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对土地和人民的占有，控制，当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历史以来改朝换代的流血战争，都是为了掠夺对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农奴。这就是"受民受疆土"。秦始皇说过，"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孟子也说，"诸侯三宝，土地，人民，政事"。中国是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所以，土地问题，是历代皇朝的头等大事，在周代，就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关于土地改革问题，孟夫子向滕国有过这样的建议，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诗经上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卫鞅的经济改革，以废井田开阡陌为大事。战国时代，贵族逐渐没落，其土地逐渐转入私人手里。秦汉时代，兼并之风甚盛，朝廷鉴于贫富悬殊，易生变乱，是以董仲舒向武帝建议，限民名田。新汉时代，王莽下令，"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准买卖。历代的农民革命，也是基于土地所有制的原因。毛泽东利用农民对土地的欲望，夺取了政权。但他并非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也不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只是为了夺取和永远保住他的红色江山。他害怕生产力的发展，会使生产关系随之而发生化；商品生产的发展，会导致两极分化，产生资本主义；破坏他那封建闭塞的，甚么"亦工亦农"的自然经济；动摇他的红色政权。所以当土地改革一旦完成，就立即着手去剥夺农民的生产手段，把它们变成一件劳动工具。使他们都一无所有，只剩下爹妈给的一双手。这名义上是国有化，而实际上，是实现了真正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毛泽东成最大的地主，因为国家，也只是他的统治工具而已。

不要以为，实现了土地公社化，消灭财产的私有权，就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现象，就能实现向无阶级社会，向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在世界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土地国有制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古代伊朗，全部土地都算是国家的，当然也是皇帝的。皇帝把一部份土地赐给贵族和庙堂，大部份土地的使用权是属于公社的。在皇帝和贵族庄园中劳动的，是奴隶和雇佣劳动者。在中国的周朝，土地是国家所有，为公社所使用的。但这些农奴，他们还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并用以耕作公田和自己的份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斯巴达社会，是不允许有财产不平均的现象发生，私有财产是不存在的。虽然，斯巴达人成长以后，便从长老手中，分得一块面积相等的份地。但这份地，他既没有权利出卖，也没有权利转让。斯巴达统治者，和中共统

治者一样深知，商品生产与货币流通，贸易的发展，会导致财产不平均的现象出现。所以斯巴达人严禁贸易，同时使用沉重的铁铸货币，使人们不容易积蓄。在希腊化时期，全部土地都为皇帝所有，国家把土地分为两大部份，王田和赐田。在土地上耕种的是奴隶和雇佣劳动者。和中共一样，土地占有者---国家拥有很大的权力。她可以干涉任何经济活动，甚么时候播种，种些甚么东西，都由中央机关统一规定，统一管理。伯罗奔尼撒以后，斯巴达财产不平均现象迅速发展。国王亚基斯四世，鉴于大土地占有者会削弱王权，主张改革，实行废除债务。收集烧毁债券，废除土地私有制。以后，克里昂米尼发动军事政变，武装夺取政权，他也没收了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恢复公有制。但这都完全没有改变奴隶制的社会性质。

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度，就是一种美好的制度，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而且，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度，也不是马克思所发明的。它也是历史的产物。既然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度，必然被私有制所代替，那就更说明了，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永恒神圣和绝对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它也只是一件工具。它可以为任何阶级集团利用。而毛泽东也只是利用了它，来达到复辟封建专制的目的。毛泽东把一切东西，甚至连思想都实现国有化，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驾驭这个工具。这国家是我缔造的，它应该属于我的。就是这样，毛泽东成了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私有主。他才是这个国家的唯一的主人，其他都是奴仆。

现在我们看一看，生产关系的另一个要素，即生产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在阶级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把人民，当作是被统治的工具，当政治权力一经确立，头等大事就是对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支配。这就是所谓"受民受疆土"在奴隶制社会，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土地和奴隶。

中国是最早进行人口调查，和最早制定户籍制度的国家。所谓"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与户籍制度相配合的是里甲制度，五家编轨，十轨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乡。这是严密控制人民的政治组织。共产党政权的组织更为严密，生产者除了在工作时间，受生产单位的党团工会组织监督以外，在家里，还得受居民委员会的监视。治安保卫委员会，每天都向公安派出所汇报所谓敌情，把民众的思想，言论，行动报告上司。压迫者最先受压迫。党团员在每周的组织生活中，必须汇报自己和群众的思想状况。在所谓人民公社化后，共产党更取消乡村组织，把它变成军事组织。甚么大队小队，"亦文亦武"。户籍制度剥夺了人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不要说迁徙自由，甚至到外地探亲，也要申报户口，凭证明领取粮票。这样一来，人民就永远依附于工厂，土地。这和奴隶有多大的分别呢？如果说奴隶制中的奴隶，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而共产党统治下的"驯服工具"就完全没有说话的权利。虽然，奴隶主可以像买卖牲畜一样地自由买卖奴隶，而共产党则不可以。但并不是说明，他们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人民和土地都从属

于国家，而国家则从属于共产党的。所以买卖这些所谓"国家的主人"是毫无意义的。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而在中共社会中，共产党政权也可以随意把一个小商贩，一个批评共产党的人抓去坐牢，枪毙。

中共为了强化对人民的统治，除了加强军队，警察，监狱的作用以外，就是分化人民。让人民自己去压迫自己，他们划分阶级，就像古印度人划分种性，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者一样，把人民划分阶级。元朝的异族统治者，把人民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中共称为臭老九]，十丐。中共把人民划分为，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士兵，就是所谓工农兵，是名义上的领导阶级。而地，富，反，坏，右，是专政的对象，是被压迫阶级。在印度，僧侣，军人，垄断了国家的高级职位。首陀罗和普通的奴隶，是低贱的被压迫，奴役的阶级。中共统治下的五类份子，和斯巴达的希洛人一般，不但要负担沉重的劳动，而且还要受经常性的管制斗争。甚至不经审判，不容辩护，动辄被抓去劳动教养，关进监狱，或公开枪毙。斯巴达统治者，非常害怕希洛人起来反抗。因此对他们采取高压手段，常常派遣武装青年，在深夜突袭希洛人的村庄，把一些怀疑有反抗意图的人杀死，使希洛人常常生活于恐惧之中。中共毛泽东王朝比斯巴达统治者更甚，他对所谓敌对阶级的压迫统治，更为广泛。不仅对"五类份子"本人，而且连同他们的子孙，甚至不论出身于任何阶级家庭的知识份子，及一些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党和领袖伟大，正确的人。毛泽东煽动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每在节日来临之前，各地公检法机关，必召开公开宣判大会，公开判处一些"阶级敌人"以徒刑或死刑。让民众观看死刑执行的残酷情形。还有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下达指标抽阶级敌人。他们煽动所谓工农兵出身的群众，对阶级敌人或怀疑是阶级敌人的人，进行批判斗争。毛泽东就这样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控制，以阶级斗争来分化人民。使人民常怀恐惧之心。使斗别人者，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毛泽东王朝这些疯狂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毛泽东赤膊上阵，煽动"红卫兵"对阶级敌人，对自己的政敌及同情者，进行抄家，绑架，斗争，殴打，游街，凌辱，使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中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历代王朝的株连制度，被发挥到前所未有的地步。那些五类份子的子孙，他们长期以来所受的压迫和歧视，比死亡更为痛苦。

我们再看一看生产关系的第三个要素。在过去，历代皇朝无不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限制商品生产的发展。山泽江海，盐铁酒茗，布绵丝帛皆有禁例。在中共统治的公社和国营工厂里，劳动者完全没有参与生产计划，管理的权力。党委是最高的决策机关，其他组织只是装饰门面而已。一切生产皆得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里，工商业全部都是国营官办。不仅控制了人民自由谋生之路，而且，连人民一切生活必须品的分配，从粮食到螺丝钉，皆由政府计划生产供给。这是历代

皇朝从没做到的事。所谓"工商食官，盐铁专利"也远不及他控制得那么彻底。昔者荣胡公好专利，厉王悦之，以至被流放于彘。但共产党却可以把所谓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关进监狱。大家想一想，这到底是甚么样的生产关系，甚么样的社会制度。

毛泽东说，"备战备荒为人民"，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是他的统治权力，毛泽东利用国有化和统购统销政策，把工人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得来的粮食和物品，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中国劳动者对于自己创造的财富的分配，完全没有参与的权利。历史上也是如此，"积谷政策"历代皇朝都非常重视。他们以"济民"为口实，建造官仓，屯积粮食。和中共政权的统购政策一样，"和余"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种征购政策，余粮一律由国家以官价收购储备。他们认为国家掌握了粮食，就能"足食足兵"，民众就可以得到控制。试想一个要凭粮票才能买到一点点粮食的国家里，人民还能跑到那里去。他们以为再加上种种控制措施的配合，就可使他们的统治权力，得到稳定巩固，"千秋万代"永不变易。

和历代专制政权一样，中共一向都非常害怕民营工商活动。韩非子把商人称为"五蠹"。秦汉把商人编入"七科谪"对他们的经营加以种种限制。尽管如此，也没有中共政权的国有化来得那么彻底。孔子弟子子贡，可以经商致富。长安巨贾王酒胡，曾和皇帝一同进食。秦王也曾为一位商人建筑怀清台。八大商家也曾是清廷的座上客。但历代专制王朝对私营工商业的压抑，也没有如此之甚，因历史背景不同，共产党要巩固专制统治，就必须如此。

下面我们再探讨一下，毛泽东王朝在政治，思想上，如何强化对人民的控制。

首先是对知识份子的压迫，控制。战国时代，是知识份子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的黄金时期。自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以后，历代王朝对知识份子的迫害，就一直没有停止。韩非子提出"言轨于法，以吏为师"。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尽人皆知的事。尽管毛泽东的御用文人要为他翻案，但其对文化的破坏，也是举世公认的。不错，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个儒生，比起毛泽东的反右斗争，真是望尘莫及。及至汉承秦制，董仲舒倡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高祖也不过是，把儒冠当作便壶。明清时代，文忌之多，文网之密，文祸之广，也是历史所罕见的。明代文字狱有因"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诗而被杀。雍正时有因"维民所止"的考题而戮尸。乾隆举人因一首"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所谓反诗，连同其孙及参校，刊行一并惨被处死。但这一切一切的文字狱，都都比不上毛泽东皇朝这么浩大，这么普及。历代皇朝也懂得利用知识份子，而毛泽东却不如是。说甚么"读书越多越蠢"把知识份子，学术权威，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有所谓"向党交心"，整风运动，以此来镇压思想上的异己，剥夺人民的思想权利。甚么统一思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党的驯服工具"。

诸位，请想一想，这是一种甚么社会制度。生活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的人民，他们被当作甚么东西。他们是国家的主人，而政府官老爷，则是人民的公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这只有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只有在枪杆子出政权，出真理的时代中，才会有如此颠倒黑白的事。这是用头站着时代。而这唯一的伟大脑袋，是属于伟大领袖的。

## 五结语

对于中共政权的存在，不能不说是人民的耻辱。但是我们回想一下，为甚么这样的政权，能够产生和继续存在下去。事实是这样，凡存在着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存在，必有它的内在因素。所以，我们应该说，凡是存在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中共强权政治之所以产生和存在，是有它的内因和外部因素。其内因是贫富悬殊和人民生活的贫困痛苦，以及传统的生产方式；而其外因，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围堵。日本的入侵，给共产党的发展以有利的时机，资本主义对中共政权的围堵，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共更顽强地沿着极权道路走下去。

所谓合理的就是合法则性的，道德经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宇宙内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有其自然的法则。它们都在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因果关系之中。所以说，一切自然和社会存在的现象，它的存在，都有它存在的依据。它既然存在着，就是合理的，合法则性的。专制政体，是相对于民主政体而存在。黑社会是相对于合法社会而存在的。合法社会与黑社会之间的斗争，其实并不仅因为是由于黑社会的危害性，和它是否具合法性而更主要的是利益上的冲突。黑社会虽然不是依循于选举法产生，但也是一种社会的必然现象。它之所以存在，有它必然的原因。说到它的危害性，一个坏的政权，一个依靠枪杆子夺取和支撑的，非民选的非法政权，不知比它大多少倍。当然，我并不是说，这就可以放弃对黑社会和专制政体的斗争。因为对立物的斗争，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

人们常说的公平合理，把公平和合理拉在一起，是不适当的。实际上，这个世界，凡公平的就是不合理；合理的就不公平。在这个普遍存在着差别对立的同一世界中，差别和对立就是非绝对地同一；就是非公平的。如果说，这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也是很不公平的。他创造的星辰，千差万别，有巨大的恒星，有细小的陨石。他所创造的生物，本能悬殊。有强如雄狮，有弱如兔子。他所创造的人类，有的狡猾如狐狸，有的忠实如赤子。就算是人们所说的公平机会和公平的法律，实际上也不是公平的。平等的法律，只是为了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而已。在这个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社会里。公平的法律只不过是，让一个健跑者和一个老年人，站在同一条起步线上。无论是民主社会下的宁纵勿枉的司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下的宁枉勿纵的司

法精神，也不可能达到绝对公平审判的目的。不是一些人逍遥法外，就是一些人屈死冤狱。在自然界方面也是如此，一个众星质量平均的天宇，会是怎么样的。我想，那不过只是一团浑沌而已。

每一存在的现象，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一分为二"的，也可以说是"合二为一"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美的东西。好的就只是好的，坏的东西就是绝对坏的。日尔曼是最优秀的民族；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好的制度；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腐朽的垂死的制度。无产阶级份子犯了错误，也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腐蚀，他的本质是完好的。在这方面，毛泽东又一次违背他所教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依据，而外因只是事物变化的条件。追求个人欲望，是人类的生物性的本能，私有制思想，对物质财富占有的欲望，根植人们的心中。连毛泽东自己也不例外，他对权力的占有欲，是如此巨大，顽强，甚至凌驾于整个国家人民利益之上。

合理性就是绝对合理的，公平就是绝对公平的。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一件坏的东西并不是一开始时就是坏的。一件新生的事物，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当它刚诞生时，它是好的，是进步的，合理的。但它已经蕴藏着坏的，反动的，不合理的因素。当这坏的，反动的，不合理因素的增长，超过这事物，社会制度本身所能容纳的限度时；也就是说，当坏的，不合理的，反动的因素，大大超过事物内部的好的，合理的因素时；当旧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时，旧的制度就必然要由新的制度所代替。由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是进步的。虽然只是二世而亡，但灭亡的只是秦皇朝，而不是这个制度。汉承秦制，中央集权制度一直延至今日。但为甚么，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能够有这么长的历史？这只能从中国的社会基础本身去解释。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分散的小农经济。它是一盆散沙，缺乏经济上的凝聚力。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正是补充了这方面的不足。历史至今，一切皇朝，为了巩固其统治权力，除了在军事上削弱藩镇权力；政治上实施愚民政策，学在官府，打击，控制，利用知识份子外；经济上则推行崇本抑末的政策，实施"工商食官"，"盐铁专利"，以限制私营工商业的发展，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农业方面，实行甚么"限民名田"，"抑制豪强"等等的措施，以阻碍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以维系"亦工亦农"的自然经济，和亦文亦武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专制制度。

中共政权与历代皇朝一样，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的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侵蚀，和商品生产，流通造成的两极分化，动摇其专制统治。强迫推行对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割资本主义尾巴，推行甚么"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军事共产主义。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中共的种种复辟措施，是历史以来最强硬，最彻底的。其原因，则是由于中共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已有初步的发展，世界上资本主义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共政权害

怕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害怕人民民主损害中共独裁政权的既得利益。所以采取比历史上任何朝代更为严厉的措施。

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绝对美好和完美无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制度，也不是完美的社会制度。伟大领袖也不是圣人，他也不可能是全无错误。不要认为毛泽东是无错误的教皇，共产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克林顿的性丑闻，就说明了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制度。伟大领袖也有一具血肉之躯，毛泽东也"寡人有疾"，也有七情六欲。但其实这都不是最主要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带领国家走向繁荣进步的领袖，而不是一个圣人，一个清教徒。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并不在于他能消灭情欲，并不在于天天地进行斗私批修，忆苦思甜；恰恰相反，而是能够更大地满足人民的情欲，而是能够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欲求，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得到尽量和相对合理的满足。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错误的，天理人欲，人欲就是天理。消灭了人欲，社会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阶级斗争，也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利益。"寸土必争，寸权不让"，毛泽东的权力欲不是很强烈的吗。他搞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去牺牲国家人民的利益。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统治集团，也是一分为二的。他有合理的一面，也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今天，他那不合理的一面在不断地增长，已经超过了自身的局限。今天的经济开放，容许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存在和发展，就是从经济基础上，突破这一局限。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的改变。一个多党制的，具有互相制衡力量的民主的中国，必然要诞生。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在这里再重复王充的话，"天运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逆之则凶，顺之则昌。

批判毛泽东，并不是为批判而批判，也不是为了泄发私怨；而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早日摆脱，以武装斗争实现改朝换代的，血腥的历史循环；并以此来促进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使民主政治，早日在中国实现。中国要想繁荣安定，就一定要彻底摆脱毛泽东的思想；摆脱一党专制。不要再让死的缚着活的。共产党毛泽东在这几十年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看！仅是一次祸国殃民的大跃进，就使神州大地赤地千里。数以千万计的，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中国农民，被活活地饿死。毛泽东，这位始作俑者，并没有因此改弦易辙。为了个人的绝对权力，把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加于神州大地。为甚么，这个独夫能具有这么巨大的破坏能量呢？这股残害中华民族的力量不是来自战争，不是来自外族的侵略，不是来自帝国主义。而是来自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自人民毫无经济，政治，思想权利；官僚只知欺下谀上的独裁制度和严刑峻法的恐怖统治。试问庐山会议上，衮衮诸公中，在铁的事实面前，一个个只唯上不唯实有那一位敢说一句真话，敢于在昏君面前坚持真理。他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竟然埋没良知，颠倒黑白，



助纣为虐，对敢为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周小舟落井下石。对亿万逃荒饥民的苦难，全然不顾。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一党专制的，反动的政治制度，这高度的集中统一，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统治权，都集中到这个独裁者的手里。这独裁者就算是一台发疯的钢琴，在它那狂勃的旋律下，人们只能随之起舞。多可悲呀！这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制度。难道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只能对伟人跪著，只可以顶礼膜拜，只能够赞颂欢呼，千秋万世，永不变易。

人们还记得，共产党的<国际歌>是这样唱的：“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更不是神仙皇帝”毛泽东不是甚么大救星，他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给人民带来最深重灾难的皇帝。秦始皇算得了甚么他只坑了几百个儒生而毛泽东更胜蓝他给人民带来的是比秦始皇更甚百倍的压迫和灾难无论他当初是否怀着救国救民的动机，但他的行为的效果，说明他只是个罪犯。他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他的罪孽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

毛泽东思想不是永恒的真理；毛泽东思想是没落的太阳。

一九九八年一月一日于迈阿密

☆☆☆☆☆☆☆☆☆☆☆☆☆☆☆☆☆☆

论国家-----兼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黄鹤云

(一)国家是历史的产物

国家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时刻不断地变化发展和消长着的事物。在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无论是她的组织形式，她的性质或者是她的文化，她的版图，是绝对神圣的和永恒不变的。中共一向宣称党的指导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辩证法。按照辩证法的观点，客观存在的自然，社会现象，以及主观思维中的一切东西，都是依照辩证法的法则而变化发展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不同之处，就是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凝固的东西。

既然国家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就当然有她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以消灭阶级，消灭剥削，达到国家消亡为目的。然而，自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领导人，却追求甚么“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个坚持，那个坚持，就是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的形而上学观点。依马克思的学说，国家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她必须服务于一

定的经济关系，负起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任务。所以改革了的经济关系，必须有改革了的国家机器与之相适应，才能使生产力获得最大的发展。几千年前的中国法家，就已经提出“便国不法古，治国不一道”的道理。

然而，中共在实施经济上的开放改革以后，对政治上的开放改革却绝不让步。仍然坚持、迷恋着以枪杆子夺来的绝对权力。现在，中共又打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来为其死抱着一党专制制度辩护。那么，甚么是中国的特色呢？谁都知道，那就是几千年来奉行至今的，由秦王朝创立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也是中共曾经批评过国民党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社会制度。今天，中共政权不仅不思改弦更张，继续镇压民主党人，甚至镇压没有政治主张的法轮功学员。对步入民主阶段的台湾政权张牙舞爪，誓言旦旦要解放台湾。可见中共害怕民主，害怕革命，害怕人民到何等疯狂的地步。

## (二)国家首要职能是调和社会矛盾

人之所以成为人，他们之所以有别于动物，除了人能制造工具外，更主要的就是，人生活在群体之中。这个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国家，不外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在原始社会，国家的职能虽然比起现代社会简单得多，但我们也不可以说她不是国家，正如我们不能说婴儿不是人。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剥削和阶级还没有产生。所以，国家的职能，除了对外争夺生存空间以外，对内的职能就是组织生产和调解成员之间的矛盾。只有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国家为一小撮军事强人所篡夺，她的职能才逐步地改变和加强，成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的工具。

马列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人类历史以来，经历了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乃至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等阶级社会。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阶段中，国家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为不同的统治阶级服务。

但是，从另一种观点来看，现代国家，应该是阶级调和的工具，是超阶级的。她应该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服务人民的。在民主社会，绝不容许任何集团和个人的权力过份集中，以避免一些政治野心家，象毛泽东那样，利用过度的权力，危害社会，危害人民，以达到个人的目的。这是总结人类几千年血的教训，也是吸取中共建国以来的痛苦教训得到的认识。

共产党人把不同的观点都称为资产阶级的观点，说甚么这些观点，都是为了抹杀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理论。那么到底国家是什么东西，又应该是甚么东西。不管这两种观点谁比谁更有道理，我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应该是阶级调和的工具。共产党人却认为，国家一旦离开了阶级斗争，

一旦放弃了阶级镇压的职能就不成为国家了。因此，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就是强调，共产党必须牢牢地控制国家，掌握绝对的权力。

无论在任何历史时期，国家存在的性质只有两种，就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在几千年前的古代社会，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就已经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这就是民主的雅典城邦和专制的斯巴达政权。这两种政权，到底那一种会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历史已经有了公认的结论。唯物主义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事实证明了，共产党，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和实践是错误的。几十年来，他祸国殃民，把国家搞得大乱，他专制独裁，胡作非为，践踏人权，践踏民主，颠覆国家，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罪行是有目共睹的。

今天，中共推行经济开放政策，放弃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输出，认可资产阶级的剥削，使中共的国家理论，已经失去了基础。所以，中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取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只是夺取政权的理论，只是为武装夺取政权制造舆论而已。但新的国家政权一旦确立，国家的职能就不能只是阶级斗争，而应该转变为阶级调和的工具。多党制的民主制政治，正好就是执行阶级调和的政治形式。多党轮替有利于各政治力量的互相监督，互相补充，互相调和，达到凝聚社会一切力量的目的。这正好符合历史辩证法的规律。马克思虽然反对议会制度，但却不排斥民主政治。他批评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说那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他主张应该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皆能享有充份的民主权利。他赞扬的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国家的领导人要由人民选举，并可以随时撤换的。如按照这个原则，毛泽东早就已经下台，去见他的祖宗秦始皇去。就不会发生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不会发生这些祸国殃民的事情。但中国共产党却反其道而行之，把一党的私利，看作高于国家的利益。这就证明了，整天高喊爱国主义的中共，其实并不爱国，只是爱权。他之所以要求人民爱国，是因为这个国家，控制在中共的手里。如果中共的权力一旦旁落，中共随时会煽动人民，以暴力的手段，打碎国家机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例子。

## (二)野心家使国家变成阶级压迫的工具

以上提过，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其实，在阶级和私有制出现之前的氏族组织，已经是国家的雏形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不足以产生私有制，但氏族组织已经执行着两项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对内管理社会生产，对外抵抗侵略，争夺土地。那时候，氏族的管理人员，是由选举产生的。及至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剥削成为可能，私有制才

得以发生。到了军事民主制的后期，战争俘获的奴隶增多，军事首领的权力逐渐增强，他们已可以不顾人民的意志，独断行事。把军队变成自己的亲兵，使自己的职位，从选举变成世袭。

以枪杆子夺来的权力，必须以暴力来维持。这样一来就必须强化国家机器。使国家的职能，转变以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为了巩固以暴力夺来的权力，他们用使刑罚、监狱、军队、警察、特务、一切暴力工具来镇压异己。发动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用尽各种各样手段去压倒异己力量。古代中国就有恶名昭著的焚书坑儒，还有各式各样的文字狱，如满清朝廷就有因“维民所止”考题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而被戮。中共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史无前例最疯狂、最广泛、最荒唐的文字狱。

统治者除了以监狱、军队等暴力手段对付反对者外，还要为统治权力寻找理论上的依据。而最有力的依据就是神的启示。所以，统治者总是为自己披上一件神圣的外衣。按中国的特色，把自己称为天子，称作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把自己以暴力夺来的权力，说成是上天的赋予；是受命于天或受命于无产阶级。历代的统治阶级，都非常重视祭神活动，把神圣的力量，和自己连在一起。就算是自称是无神论者的独裁者，为了千秋万代的统治，也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甚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在古代社会，为了树立最高统治者的绝对权威，他们鼓吹甚么“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强调甚么一元化领导和五个统一，把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思想、言论、行动全部都统一到独裁者的手里。

以暴力夺来的暴力统治，必须以严刑峻法来维护。暴力政权的产生，当然是没有甚么法律依据。所以这些统治者，往往把压迫人民的行为，说成是“奉天承运”或者肆无忌惮地说，我就是“打着伞的和尚”。把一连串无法无天倒行逆施，美化为不断革命。还要人民敲锣打鼓，去迎接他的最高指示。在专制王朝时代，朝廷也制定了一些王法，而那些法律，只是为了统治人民的。他们的法律观点是，“有生法者，有法于法者”。王上是法律之从出，是“生法者”；庶民是守法者，是“法于法者”，必须受制于法律。今天，中共提倡要健全法制，要依法行事，不外是如此而已。中共自己才是“生法者”他们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宪法对于他们来说如同一张废纸。甚么人权法，那不过是畜牲的权利。虽然，中共今天也惩治一些贪污的高官，那只是为了中共政权的苟延残喘而已。至于那些甚么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部举手的机器。他们也不代表人民，因为，他们并不是人民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花瓶，一群御用代表而已。

### (三)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所谓中国特色，首先是与外国的政治有所分别，特别是有别于多党制民主政治。我想，也应该有别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

主义，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因此，所谓中国特色，不外就是几千年的传统政治，是几千年不变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只是中共使它披上一件社会主义的外衣。从中共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共(中共)承秦制，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下我就对历史上的专制政治措施，与中共开国以来的所作所为作一个对比。

一、所谓社会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社会、国家、集体的利益压倒、取代个人的利益。而党的利益又高于国家的利益。就如一位北大博士生给《光明日报》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集体的兴旺发达，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关系。这等于说，先有抽象后有具体，先有森林才有树木，先有沙漠，才有沙子。中共的理论就是用头站着的。

中共几十年来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现在，我首先就从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方面谈起。

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一点，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一切赖以进行生产的土地机器、厂房、工具等生产手段皆归国家所有。但公有制是否就是社会主义呢？当然不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的中国去。孟子极力主张的井田制，就是“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诗经有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可知，公有制在周代的重要位置。按周之田制，一切土地皆属于天子。就是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秦始皇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天子登基，就是“受民受疆土”。历代的皇帝和中共一样，就是最大的地主。有如中共土改一样，新皇朝把土地分封给臣属，但最终的所有权还是属于皇帝的。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常常制定措施，“限民名田”，防止兼并。一如中共限制农村的资本主义。历代的官田、屯田，西晋的占田制，北魏、北齐、北周以及隋、唐的均田制，史学家认为是古代的土地国有制。可知土地的国有制并不是中共的发明，并不是共产主义所仅有的。它也是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特色，只不过是，中共对人民生产资料的剥夺与控制，比历代皇朝做得最为彻底而已。

二、下面我们继续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者在社会中地位。天子之“受民受疆土”就是表示，天子拥有对土地和人民的所有权。汉魏六朝州郡的行政长官都称为牧。《淮南子精神训》说：“夫牧民者，犹畜禽兽也。”可见封建统治者把百姓只当做禽畜。中共也要求人民做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党的驯服工具。中共恩赐给人民的权利，就只是吃饭的权利。在专制社会里，人民在土地上种植甚么，统治者都有权干预。中共搞的计划经济，要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掉经济作物，是更典型的干预。

中国是最早经行人口普查，制定严密的户籍管理的国家。户籍里

甲制度是控制人民，剥夺百姓迁徙自由，保障国家税收和徭役的最好措施。中共与历代皇朝一样，通过户籍制度，把人口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任何旅行、探亲、迁移都要经政府批准。这就“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无所容”。中共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就是监视人民的基层组织。派出所的民警经常和他们联系，听取他们的告密。

中共和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是以暴力夺取权力的统治者，他们非常害怕人民团结，害怕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夺取他们从别人手中夺来的权力。”所以，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分化人民，煽动人民之间的斗争。在元朝统治下，人民被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中共毛泽东皇朝，把百姓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而农民又再分化为富裕中农和贫下中农。工人和贫下中农就是所谓领导阶级；而被专政的阶级则分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和资本家。就像斯巴达人要常常袭击希洛人那样，中共政权还不断地煽动人民群众监视、控制、斗争这些所谓“五类份子”。

三、历代帝王害怕知识份子煽动百姓造反，都采取利诱和迫害知识份子的措施。他们非常重视对百姓进行愚民教育。中国素称礼义之邦，“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要求人民去掉私心。

《尚书周官》云：“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怀允。”就是以集体的利益去取代人民的个人利益。中共也非常重视思想工作，强调“政治工作第一，人的思想第一”。提倡“先红后专”，“兴无灭资”，要人民“斗私批修”，“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顺治六年清皇朝颁布六谕：

孝顺父母(中共更提倡：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恭敬长上(忠于人民忠于党。服从组织，做党的驯服工具)；  
和睦乡里(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  
教训子孙(加强社会主义教育)；  
各安生理(学习雷锋，做革命的螺丝钉)；  
无作非为(奉公守法)。

在迫害知识份子方面，毛泽东皇朝确是史无前例的。毛泽东说：

“秦始皇算得了甚么，他只坑了几百个儒生，我一次镇反。。。。。。”他千方百计贬低知识份子，说甚么“读书越多越蠢”以不断的政治运动来打击知识份子，批判学术权威，把大批专家、教授流放到农村去。

四、历代皇朝都害怕工商业活动，会动摇帝国的自然经济，因此都强化对民营工商业的打击和控制。在专制皇朝的统治下，中国工商业的特点是：为官所有，为官所管，为官所用。《国语晋语》有“工商食官”之说。在官工制度下，手工业者个人也身属官府。不但没有

经营自由，而且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周厉王好专利而被国人流放。韩非子把商人和儒生列作“五蠹”之一；秦汉把商人编入“七科谪”。但中共做得就更为彻底。中共建国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把全部工商活动控制在政府的手中，把工人束缚在工厂里。还常常搞甚么“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把私营商的流动小贩抓去枪毙。中共害怕商品流通，商品交易。担心它会造成两极分化，滋长资本主义，破坏他们提倡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

五、历代专制皇朝都非常重视对粮食的控制。他们以济民为借口，建造大量官仓囤积粮食。“和籴”是中央集权国家的一种粮食征购政策，余粮一律由国家以官价收购。“足食足兵”就能巩固帝国的统治。中共刚建立政权，就立即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备战备荒为理由，把粮食控制在国家的手里。还有建立粮食及副食品的配给制度，柴、米、油、盐、肉食等全部都要凭票供给，比任何朝代做得更为彻底。

六、历代专制皇朝，都在强化对人民的文化、思想、言论的控制。商鞅变法就提出毁《诗》、《书》，彰明法令，禁绝游说。韩非子主张“言轨于法，以吏为师”。他说：“禁奸之法，太上禁心，其次禁言，其次禁书。”中共要全国独尊毛泽东思想，读毛主席的书。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乾隆皇帝曾下令全国查缴禁书。还有诸多的文字狱，把人民压得喘不过气。明清时代文忌之多，文网之密，文祸之惨虽然是历史罕见，但也比不上中共的暴戾，比不上中共文字狱的广泛和普及。中共从不间断的整风运动，几年一次的镇压、批判、斗争运动，使民众诚惶诚恐，终日生活在恐惧之中。党员在每周的组织生活中，都要向党交心，会报自己和群众的思想。

纵观中共几十年的为政，足以证明毛始皇开国以来奉行的，确是不折不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封建社会主义。毛泽东就是这样创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历代帝王最反动的统治、镇压之术，而把儒家传统的仁爱思想抛弃，把中国建设成有传统特色的社会法西斯主义。邓太后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不得不在经济上实行开放通商口岸，把中国带到“变法维新”、“洋为中用”的时代里。以图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挽救危亡。但是，中共至今仍然顽固地坚持最后一道的政治防线。这也是顽强的中国特色所使然的。

几千年来，中国的特色都是以战争来实权力的再分配，就是毛泽东所鼓吹的武装夺取政权。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它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不过，有一件事是可喜的，就是台湾同胞，已经从此走出这个暴力循环的历史圈子。就算中共对此“怕得要命”，“恨得要死”，甚至不顾世界和平人民的反对，以战争来颠覆台湾的

民主政权。尽管有几个毛经博士，叫嚷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那也不过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蜉怎可以撼大树。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毛泽东曾经说过的唯一真理。人民正义之火是扑不灭的。终有一天，海峡两岸同胞，会一同庆祝，民主“北定中原”的大喜日子。

二零零零年四月五日于纽约

☆☆☆☆☆☆☆☆☆☆☆☆☆☆☆☆☆☆☆☆

固步自封的形而上学-论所谓中国国情

黄鹤云

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中共领导人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向自称为不断革命的共产党人，今天已经变得很不革命，甚至反对革命，迫害革命。这是辩证法的必然，是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必然。也许，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吧！到底甚么是中国的国情，甚么是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在强权国家中，就只能由枪杆子来界定。中共自发动农民起义以来，就一直牢牢地掌握住枪杆子。因为掌握了枪杆子，就是掌握了真理；掌握了对一切事物的裁判权力。甚么是符合中国国情，甚么是违背中国国情，甚么是革命，甚么是反革命，是太阳环绕地球旋转还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都只能由中共的利益来衡量；由中共的裁判所来裁定。

真理虽然是具有相对性的一面，但也同时具有客观的绝对性的一面。如果说，多党制的民主政治不符合国情，那么共产主义，又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呢？虽然，他们偏偏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东西，都不是这古老文明传统的产物。中共一直都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绝对真理，是不管时代历史的背景，国家情况的不同，生产方式的差异。只要一旦受到它的眷顾，就能走向康庄大道。好比那本人人都要高举的红宝书，只要天天颂读，像和尚念经一样，就能够产生粮食，就能达幸福的彼岸。毕竟，实践是才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证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是把中国带进一穷二白的天堂。中国又不得不走回资本主义的老路。经济开放，欢迎剥削，让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资本。破坏了几千年来，闭关自守，自力更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庄园。

让一些人首先是共产贵族先富起来，容许两极分化。不知这又是是否顺应中国国情呢？如果说，开放经济，走向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资本主义回头老路，是符合中国国情；而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则不符合，



那么到底甚么才是中国的国情呢？

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文明。这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她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都只是在在一个闭合的环境中循环，缓慢地前进。不要认为，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没有多少建树。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版，使中国人常常引以为荣的。可是，这些发明，并不锺情它的母亲。却要飘洋过海，去寻求它的发展。有如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一样，散落四方。直到现在，大量的中国人民，仍然在千方百计，不顾危难向外逃亡。难道这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容不下他们？或者是，他们都缺乏一点爱国的心。不，其实，中国人民，中国的学生，一向都有很强烈的爱国思想。看，几支导向飞弹射进中共使馆，就足以掀起一场反美的巨浪。谁说中国的民族性不够强，但历史毕竟是这样。事实已经作了最好的答案，那四大发明传到海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那些冒死逃亡者一样，纷纷地衣锦荣归，帮助祖国，建设家乡。这些曾经被骂作背叛祖国的人，后来却成了祖国的贵宾。难道这不是中国的国情所使然！

到底甚么是国情，又甚么是中国的国情？我不知道中共领导，有没有实事求是的想一想。中国的国情，是否就像罗盘那么样，永不改变。从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我想，所谓国情，不外是指这国家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具体地说，就是生产力状况和经济关系，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习惯等等。虽然各个国家的国情，都有所差异。但不能说，这些差异是绝对的，不能融合的，互相孤立，老死不相往来的东西。以所谓革命的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应该知道，对立，差异，矛盾的双方，又是在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一个国家的国情，也不可能是孤立的，永恒不变的。从胡服骑射到假洋鬼子；从独尊儒术到独尊马克思，独尊毛泽东思想；从受命于天到受命于无产阶级；从“天不变。道亦不变”到辩证唯物主义；从三月不知肉味，到痴魔于摇滚乐队；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从“坏井田，开阡陌”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从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包产到户；从以孝治天下到“爹亲娘亲到不如毛主席亲”；从立长为嗣，传之万世到“你办事，我放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从孔夫子“克己复礼”的仁政到毛泽东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民为贵，君为轻”到人民只需要吃饭的权利；从汉高祖以儒冠为便壶到下放劳动改造知识份子；从“便国不法古，治国不一道”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从洋务运动，变法维新到“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从五经六艺到“为民立极”的“雄文四卷”；从五口通商到开放经济；如此等等，何时何地不是在变化着的。就是中国的版图，一分一合，也是在变化着的。而唯一不变的，就是自秦以来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毛泽东也焚书虐儒，独尊伟大导师。说不变也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过，秦始皇算得了甚么。在乱国虐民方面，他比之秦王政，比之历代君主，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这么说来中国的国情，也一直在变化着的。问题是，朝那一个方向变化而已。

在春秋战国，古代的政治家孟子，就已经指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早在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和王韬，发表了<校口庐抗议>主张变法自强，废八股，改科举，办学堂，学习西方技术，发展民族资本事业，建立君主立宪政制。一八八四年，郑观应写成了他<盛世危言>主张立宪法，开议会，实行君民共主。一八九五年，康有为提出降低君权，提高民权。在北京联合各省一千三百多名举人，发动公车上书。又在北京上海成立了强学会。其后，各种提倡维新变法团体，在各地相继成立。在短短的两年期间，全国各地先后成立提倡维新变法的团体，报馆，学堂达三百多所。中共在夺取政权时，为了瓦解国民党统治，拢络人心，不也曾打出过民主的旗帜。毛泽东不是曾经说过，"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时，还召开了所谓政治协商会议。如此看来，给人民以民主，是顺应中国情的。但是当中共政权一旦站稳了脚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团，便反其道而行之。发动所谓反右斗争，迫害爱国知识份子。强制推行甚么社会主义改造，打击私营工商业，没收农民为共产党流尽鲜血得来的土地。他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狂妄自大，目无法纪；无视客观经济规律，搞甚么三面红旗，强迫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致令神州大地，满途饿殍，赤地千里。在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了一己之私，竟然自称是"打着伞的和尚"，无法无天，摧残宪法，践踏人权，赤膊上阵，煽动红卫兵鼓吹造反有理。批孔孟，砸庙宇，焚诗书，剪长发，割窄裤，批斗游街无日无之。还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颠覆国家机器，破坏工农业经济；大树特树个人权威，把自己打扮为万世救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毛泽东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实乃天下之稀闻，古今之未有也。难道这一切一切，就符合中国国情吗！

总的来说，国情和一切事物一样，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事物。甚么"四个坚持"，只不过是企图坚持中共一党专制。古代中国法家已提出过，"便国法古治，国不一道"。而今天的中共，竟然连古代的封建官僚也不如。中共口口声声说甚么以法治国，只不过是以严刑峻法，去维护其独裁统治。说穿了，毛泽东的所谓"古为今用"，只是吸取古代政治思想中反动的一面，而把其进步的一面抛弃。

所谓国情，归根究底，不外是人民的意愿，人民的诉求。虽然，中国目前仍然很贫穷落后，很多地方的农民，几乎是两餐不继。对于他们来说，吃饭无疑是最基本的问题。中国现在的贫穷落后，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很大部份责任，中共是难辞其咎的。在毛泽东时代所强制推行的错误政策，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还有提倡甚么"忆苦思甜"，"斗私批修"，鼓吹穷过渡，使民安贫疾富。毛泽东虐待，贬低知识份子，还胡说甚么"读书越多越蠢"。他的愚民政策，加深了人民的愚昧，以此来达到维护其反动落后统治的目的。

虽然，今天要求降低君权，提高民权，要求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只是少数先知先觉份子。但是，他们是代表着进步的新生事物。毛泽东在为自己的孤立辩护时曾说过，有时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中共之所以如此害怕民主人士，要迫害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握有灵蛇之珠，荆山之玉；他们代表着真理，代表着时代的进步。按中共领导人说的，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就不需要民主。好像民主与吃饭和稳定是绝对对立的。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只有民主，中国才能永久地稳定，繁荣与进步。依中共颠倒黑白，本末倒置的逻辑，好像是没有共产党，人民就没有饭吃，就会出现千百万的人头落地。而历史的事实却证明了，因为有了共产党的大跃进，才造成满途饿殍；因为文化大革命，才使国家动乱政权颠覆；因为中共镇压"六。四"运动才使数不清的人头落地。就算是中共统治能给人民以温饱，但一群没有民主，人权与参政权利的人民，那是甚么人，"禽兽皆有养"那不过是一群中共心目中的犬马，会说话的"驯服工具"。几千年来，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权所说的牧民，其含义不外如此。看来，所谓"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所谓伟大统帅，与毛泽东所粪土的帝王将相，原是一丘之貉而已。

以毛泽东为首的的中共政权，几十年来，倒行逆施，复辟封建专制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今天，又重蹈慈禧太后镇压维新运动的覆辙，剥夺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禁止组党，逮捕，囚禁持有不同政见的爱国人士。毛泽东为了夺回个人的绝对权力，不惜颠覆国家，破坏国民经济，于今不受审判，还享受尊荣；而爱国人士关心国家前途，要求改革政治，结束一党专制，顺应民情，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正义行为，却被视为颠覆。真是，只许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甚么国情，甚么逻辑。"有枪就是草头王"，这是枪杆子的国情，强盗的逻辑。

在此，我奉劝中共集团的领导人，应该以国家前途为重，捐弃个人私利。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中国要变法维新，实行民主法治，建立稳定的社会制度。首先依法起诉审判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连串政治运动中，剥夺人民，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稳定，破坏国民经济，迫害知识份子，煽动红卫兵造反，颠覆国家的罪行。审判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罪魁祸首，抚恤死难者家属，把六月四日订为国殇纪念日。立即停止搜捕，处决民主人士。主动地还政于民，还枪于民。在改革经济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政治改革。修订宪法，废除一党专政，废除党指挥枪，废除党对立法，司法，公安，检察的干预。确保人民享有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希望中共能从善如流，将功续罪，做一社会的促进派，不要再倒行逆施，做社会发展的绊脚石。中共于国家人民的功罪，人民绝不会忘记。将以董狐之直笔，把中共的血腥罪行，写进历史。而不会像中共政权的总理那样，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对百姓的痛苦漠不关心。把这么一场惊天地，泣鬼神，举世皆知的伟大的"六。四"运动轻易地忘记。

一九九九年六月四日于迈阿密

☆☆☆☆☆☆☆☆☆☆☆☆☆☆☆☆☆☆☆☆

## 论一国两制

黄鹤云

据<星岛日报>海外版十二月十六日报导，中共官方喉舌新华通讯社，发表署名文章，批评台湾当局在统一问题上，向台湾人民宣传民主统一是打民主牌，是有意阻挠两岸的统一。这是中共政权恶人先告状的又一先例。

如果说，宣传民主是阻挠两岸统一，那么怎样才算是推动两岸的统一呢？按照中共的意思，就是要台湾当局，贴贴服服地遵从中共的指挥棒，听共产党的话，按共产党的指示办事，欢天喜地的拜受，由中共御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职位和礼让(注：<新闻天地>文章道南客先生语)联合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席位给台湾。这样就算是促进两岸的统一，完成祖国统一千秋大业的心愿。而台湾人民的责任，就只能是像香港同胞那样，敲锣打鼓去庆祝，去欢呼，去赞颂这个"只有春天"的台湾。在中共看来，人民的意志是微不足道的，国家大事，只需由领导人去处理。台湾的未来，有如香港的前途。只是两个政府官方和一小撮见风驶舵的政客，见利忘义之巨贾私相授受的事。

中共政权是非法政权，他们没有资格和中华民国谈论统一的事。虽然说，后继政权有权利和义务继承前朝政府遗留下来的权益责任和义务，但这后续政府，应该是合法的，也就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不是像强盗一样，以暴力抢夺得来的。当初联合国接纳中共政权，驱逐一个仍然存在着，并且有效地在她的国土上执掌政权的创始国中华民国，本是一项错误。这有如一个国家承认强盗以枪杆子夺得的财富是合法的。现在强盗竟然还要和失主谈判(不，应该说是以枪杆子要胁)统一财产的管理。看，这是多么荒唐的事。

在中共霸权主义看来，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共的伟大领袖缔造的(注应该说是用枪杆子夺取的)。国家的权力不是由人民给的，而是以枪杆子抢来的。国家领导人的职位，有如强盗夺得的私产，这些赃物，应该由伟大领袖和甚么总设计师，按照你办事我放心的御旨来赠予。今天江核心承诺封赠一个副主席给台湾，台湾政府和人民，就只能感恩领旨。否则就是搞分裂，搞独立。就是千古罪人，罪该万死。当年中共发动内战夺取政权，分裂中华民国。今天台湾政权已无

可奈何地接受这一勃理的事实，已不再号召人民反攻大陆。我行我素，我走我路。而中共政府仍不放过，步步追逼，还给台湾当局扣上分裂的罪名，作为日后武力夺取台湾的口实。中共政权责难台湾政府以民主为王牌阻挠中国统一，如此贼喊捉贼，实乃天下之稀闻，古今之未有也。

现在，我想首先要弄清楚一下国家的定义。甚么是国家，从性质上来看，专制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她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后者却视之为阶级调和的工具。无论如何，她总是一件工具罢了。如此看来，国家并不是甚么最神圣的东西。只有只有人民的具体的利益和权利，才是最神圣的。没有人民，没有人民权利的国家，那只是一个抽象的国家，只是无本之木，无树之林。从内涵来看，国家是人民，地域和政治权力，经济制度的统一体。国家并不等同于民族，一国之内可以容纳众多的民族，而一个民族也可以分存于多国之中。在民主国家看来，国家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工具。是获得人民同意的统一的政府。国家的主权是属于人民的。但是，在中共看来，国家是用枪杆子夺取的。国家的主权是属于她的缔造者的。至于还有些甚么定义，我请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的继承人，最好还是去问问马克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但我知道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国家是属于上层建筑，是一件阶级压迫的工具。恩格斯在致倍尔的信中指出：国家只是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说得具体一点，中共所控制的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用以压迫消灭资产阶级的一件工具。这样看来所谓两岸的统一国家，只不过是中共政权，企图以和平的手段，最后消灭中华民国的工具而已。中共的如意算盘实在是太天真了，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台湾人民走向独立。

既然说统一的国家首先是统一的经济基础和统一的上层建筑那么海峡两岸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呢很明显台湾大陆是两种对立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要认为台湾商人往大陆设厂投资，就可以很快地建立起共同的经济基础，虽然，中共的社会主义经济已是日薄西山，朝不虑夕。但中共也绝不会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中国的所谓国营经济的改革，只不过是改变控制的形式而已。过去，国家只是毛泽东的私有财产，而现在是让更多的共产官僚贵族，瓜分人民的利益。不要因为中共开放经济，就认为中共政权会改弦易辙，放弃马克思主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实施民主政治。中共的党章何时宣称过放弃解放全人类，放弃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如此看来海峡两岸仍然缺乏统一的基础

专制与民主不两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怎能和平共处。难道中共真的已经背弃了伟大领袖的教导，忘记他们曾经批判过三和一少，批判过赫鲁雪夫土豆烧牛肉的修正主义。难道国民党的一些元老们，已经忘记共产党曾经怎样地斗争地主，怎样去改造资本家，怎样去打

击右派，怎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地为他们挖掘坟墓。尽管中共为了摆脱困境而挂羊头卖狗肉，利用资本主义，挽救濒临破产的社会主义经济。但中共至今仍然宣称甚么四个坚持，留下革资产阶级的命，消灭私有制，解放全人类的伏笔。一国两制其实是一只幻想的四不像，是一只狗身羊面的怪物，一个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它绝不可以真正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一国两制只是中共政权，既要保持中共统治千秋万代永不变易，又可阻挠台湾走向独立，以扬名于后世的权宜之计。就算是某一天，台湾某些不思亡国之恨，迷恋后庭之唱的前朝遗老，某一个旧酒新瓶，旧党新组，一旦执掌政权，接受中共的收买，分一杯中共掠夺得来的残羹。愿意臣服中共，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也不只是把台湾人缚在战车上，把战争的灾难，留给后代子孙，把再分裂的痛苦往后推延。

一个独断的，没有人民参与，没有反对党制衡，没有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政权；一个把人民只当作是一件驯服工具的政府，是可以随时随地，像文化革命那样发动工农兵和学生，大搞甚么造反有理，把一个副主席弄死。我们绝不可以盲目地认为，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老路。不会再度爆发内战，不会再次出现枪杆子夺取政权的战乱局面。现在中共不是正对台湾剑拔弩张。只要民主革命尚未成功，权力的再分配就可能出现战乱。在大陆的今天，在共产新贵巧取豪夺人民财富的同时，工人大批失业，贫富分化悬殊。盗贼横行，治安不靖，黄赌泛滥，工农大众苦不堪言。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人民起义的时机正在酝酿。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中国几千年来一分一合，改朝换代的战争，就是基于这样的政治情势。如果把台湾人民的前途，托附给这样的政权，无疑是把他们推向苦难的深渊。

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毛泽东在搞分裂要人民支持他夺取政权时，也曾打着民主的旗帜。难道中共政权已经忘记了伟大导师的教导，公然与伟大领袖唱对台戏。说甚么台湾民主不适合中国大陆。既然台湾政治形式不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又何苦硬要把它统一进去呢！事物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统一体中对立的双方，必然依一定的条件转化。如果中共不愿意向民主方面转变，难道要台湾向反民主的方向逆转，剥夺台湾人民所得到的权利。现在台湾当局正在努力地建设民主制度，逐步地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中共政权，却反其道而行之。非法逮捕要求组党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下而想台湾人民能归附者，几稀矣！

天下恶夫定，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施仁政者能一之，行民主政治者能一之。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挽救中国；也只有民主政治才能统一中国；更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使诸如反右斗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祸国殃民的事情不会发生。绝对的权力是一种腐蚀剂。因此，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使中共免于继续腐败下去。以力假人者霸，以暴力夺取的东西是非法的，是不光彩的，是不可以长葆的。企图以暴力去统一中国，徒令台湾人民

反感，只会增加台湾人民的离心倾向而已。对于这样一个缺乏统一经济基础和统一上层建筑的所谓两制一国，不过是一座沙塔，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妇。终有一天，会分崩离析，各走各路。

既然国家不过是一件工具，因此，国家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神圣的。共产党不是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现在中共整天拿爱国来压人，只是因为这个机器，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其实，中共从来都不爱国，从来都不尊重国家利益的，一向以来，中共都是把党的利益，领袖的利益置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毛泽东搞的甚么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罪证。如果中共政权真的是为了顾全民族大义，国家的利益，就应该改恶从善，效法台湾，解除党禁，推行民主政治。化干戈为玉帛，与台湾政府，共同为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而努力。诚如此，台湾人民的归附，有如水之就下，谁能抵御。焉用杀人以达到统一的目的。

一国两制，有如一只有双头怪兽，一个连体婴儿。它是否能够生存下去，请大家三思。一国一制，才是统一之道，只有一国一制，只有一个民主统一的中国，才可以长治久安，使中华民族从此摆脱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血腥的历史循环。以民主来统一中国，是一劳永逸的长久之计。

尸祝不可以代庖厨。台湾人民才是台湾的主人。只有台湾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自己的命运。

一国两制可以休矣！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于迈阿密

☆☆☆☆☆☆☆☆☆☆☆☆☆☆☆☆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黄鹤云

近日，中共新任总理出访，面对群众的示威场面，竟说看不见。这就说明了他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群众，没有人民。而至于那位秘书先生，对记者出言恐吓，就更暴露了，中共官老爷们的恶霸嘴脸。

一个外交官员，竟敢在国际舆论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出言恐吓记者。这不是简单的态度问题，也不能说是个别的事件。而是中共的政治制度，思想观念的问题；是对人民的价值观念问题；是中共对人权的观念问题；是中共独裁政权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在中共官员的眼中，人民群众从来不过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对于民众，只能给与他们吃饭的权利。至于思想和说话，就一定要仰仗主人的鼻息。党说

甚么，你们就只能说些甚么。"他是我们的总理"言下之意，他是我们的主子他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当心秋后算帐；言外之意，他是我们的老爷，我们的主子。我们只可以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听从他的指示。谁敢令主子难堪，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敬，党就要给予党纪国法制裁。党和领袖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人民必须要跪着感谢党的恩赐。中国人民只能有吃饭的权利，这就是中共的人权观念。"禽兽皆有养"中国人民，只能有畜牲的权利。其实，苏先生已经是比较忍耐和客气，因为廖先生虽然与苏先生同是一国的臣属，但廖先生有所谓两制来保护。苏先生是清楚这一点的，所以才仅仅是出言恐吓，而没有给他扣上颠覆政府的罪名，说要把他关进监狱。一个外交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在国际舆论面前，竟敢如此放肆。在治下的臣民面前会是怎样地作威作福，那就可想而知了。目下中共大大小小官僚，不少是大大小小的恶霸。是大大小小的"打着伞的和尚"，他们目无法律，目中无人，贪污渎职，堕落腐化，横行霸道，包娼庇赌的劣行，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总理先生是不可能看不见的。

至于总理先生的解释：我没有看见的是指传单的内容，那只是遁词是顾左右而言它，问非所答。也不能掩盖中共官老爷们，对人民权利的憎恨和无视的态度。"心不在焉，视而不见"。中共政权心中没有人民，对于于百姓的诉求又怎能看见。这也是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人权观念不同所在吧！在一党专制之下，只有党权，那里会有人民的权利。因为"下有权，上无权矣"。所以，一党独霸的政权，怎会有民主，与中共谋求权利，无异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中共不下台，中国不能有真正的统一，人民不可能有民主。民主与独裁不两立，目前的所谓一国两制，只是同床异梦而已。

□冠子[天则]有云："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一叶障目这句成语，是指某些人只顾眼前的和狭隘的个人利益，而看不见长远的和群众的利益；只顾主观愿望，而不顾客观实际。中共政权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权力不是由人民所赋予，而是由枪杆子抢夺得来的。所以，他们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人民，也没有人民的利益。虽然，中共也玩弄选举的把戏，但那些所谓人民代表，充其量来说，也只不过是官僚代表而已。如果说，这也是民主的话，那也不过是中共统治集团享有的，狭隘的民主。其实这不是民主，而是官主。

中共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不少是大大小小的官僚恶霸。他们目无群众，目无法律。对治下的民众，肆意欺压掠夺。中共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就作出了最坏的先例。虽然，目前中共政权，在经济上实行开放，但在政治方面，却是依然。就算是释放一些民运人士，也并不是意味着，有甚么本质上的改变。他们一擒一纵，全是一些政治技俩。只是把他们当作是一件玩具，一名政治人质，政治筹码，以便在国际上讨价还价。



所以中共不下台人民就没有民主权利。推翻中共统治，并不能等同于颠覆政府。中共窃国家为己有，对任何与中共持不同政见人士，均视为颠覆政府的反革命份子。政府应该是属于人民的。就算是要颠覆中共武装抢夺得来的政府，也不是甚么十恶不赦的罪行，而是一件正义的事情。中共政权下台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因为中共政府，可以说是一个非法的政府；因为，这个党组织的政府，几十年来，掠夺人民，蹂躏百姓，荼毒生灵，坏事做尽。如果在民主社会中，像甚么三反五反，镇反运动，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祸国殃民运动是断然不会发生。只因为它是中共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有枪杆子来支撑，所以就敢于为所欲为，暴虐民众。如果要审判波尔布特，首先应该审判他的祖师毛泽东，审判中共政权。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两个标准。但可叹的是，，中共今天"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强大的武装力量支撑，有如田成子之窃国，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纭纭大国与中共妥协皆为了本国的商业利益。

对于一个坏的，虐民的政府。人民应该有权利去颠覆。政府只是人民用以管理社会的工具而已。如果这件工具破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怎么不可以丢弃。共产党不是曾经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打碎资产阶级的腐朽的国家机器。今天中共政权已经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腐朽已极。中共政权根本没有权利阻止人民，去更换这部腐朽的国家机器。中共政权镇压民主运动，极力维护这部腐朽的国家机器，说穿了，因为这部坏机器就是中共自己。在中共的心目中，共产党和党的国家是神圣的。人民只是草芥，领袖是老爷，是主子，而百姓只是奴仆，工具。不是政府要效忠于人民，而是人民要忠于政府，忠于伟大的党，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政府要为人民服务，而是人民要做党和政府的驯服工具。这就是不同的人权观念吧！共产党是用头来站着的。首先，不是人民要颠覆共党政权，而是中共已把人民的权益颠覆。他们本末倒置，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把颠倒的历史和现实颠倒过来吧！人民绝对有这个权利。当然，我不主张诉诸暴力，因为以暴易暴，像中共煽动农民起义那样。到头来，人民只成了专制皇朝改朝换代的工具。我们应该继续呼吁国际上民主力量，以经济手段制裁中共；唤起中国民众，认识自己的天赋权利。以和平的手段，建立新的政党，争取建立多党政制，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尽管"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于迈阿密

☆☆☆☆☆☆☆☆☆☆☆☆☆☆☆☆☆☆

中共政权与黑社会组织

黄鹤云

据《星岛日报》引述加拿大《环球邮报》报导，中国政府和亚洲帮派联手从事毒走私，窃取核武机密等犯罪行为，对加拿大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有人说过，中共政权，是当代世界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最近，有一位大法官暗示说，中共政权是一股“恶势力”。国共内战时，互骂对方为匪就不须说，直至近年，发生了千岛事件，仍有人骂他们是“共匪。这些话听起来，好像只是中共的“阶级敌人（因为中共的阶级敌人多得很）恶意的“攻击和“污蔑。但细想下去，又觉得非常有道理。何以见得？

理由之一：首先，所谓黑社会，是一个非法的组织。也就是说，他的建立，全无法律依据，不为法律所容许。又或者是，它做尽坏事，为法律所取缔。试问，那一个黑社会组织，那一个龙头大哥，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可以说，它们都是和中共一样，在刀光剑影中，在与敌人的血腥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壮大的。“样板戏”里的土匪头子也曾唱过：“有枪就是草头王。那“伟大领袖”不也经常强调，“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位“始作俑者”，不也曾经说过，“你们上了我的贼船。可见，王之与贼，并无本质上的两样。中国有句话，“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王之与寇，只在乎胜败之间。在中国，兵匪勾结，警匪串通，官匪一气走私贩毒，勒索贪污是常见的事。简直是兵匪一家。所不同的是，警是有牌的匪，匪是无牌的兵而已。在所谓解放战争的年代里，中共为了扩充势力，不也曾把一些土匪武装，收编到中共的军队里去。

虽然，中共政权成立以后，建立了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也曾由钦点的“代表”选举过主席，用民主来装点一下门面。如果说，这部举手机器，也算是“人民当家作主”，那袁世凯称帝，也可以算得上是民主的产物。更何况是，中共政权的诞生程序，有如儿子生下老子。本来，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的，但中共却把它本末倒置，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是由“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所赐予。所以，人民要感谢“大救星，感谢党的恩赐。更荒谬的是，这部举手机器，它甚么时候才能开动一次，也不是依照“宪法”规定，而是遵从“伟大领袖”的圣旨。

理由之二：在统治方式上，中共政权与黑社会，同样是依靠权威人物，实行家长制的独裁统治；都是依靠暴力与杀戮，来维持永恒的权力。尽管中共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器，拥有属于他们的“阶级压迫工具”——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但这些工具的主要功能，只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绝对统治。它们都只是“党的驯服工具

而矣。“吃共产党的饭，就得为共产党讲话”。听，这些话，只有黑社会头子，才会说得出来的。中共大大小小的头子，和黑社会的龙头大哥、大天二一样，都是“打着伞的和尚，是无法无天的。中共的几部法律，也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来制定的。这些法律，只是用以统治人民，而他们也从不打算遵守的。他们就是“生法者”，“伟大统帅”和黑社会的大哥一样，他们的话就是法律。甚么“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他就是真理的化身，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最高法律。

理由之三：黑社会的行为，是扰乱治安，掠夺和残害人民的。在这一方面，中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中共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的历史，都是血腥的杀戮和残酷的掠夺过程。是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彻底的对人民的剥夺。首先，他们煽动贫民，掠夺富人的财产。然后，又把人民所有的财富，掠夺净尽。甚至还把人民的说话、思想和受尊重，受保护的一切权利，全部剥夺干净。只留下“吃饭的权利给百姓。”“犬马皆有养”，中国人民，只能有畜牲一样的权利而矣。

至于扰乱社会治安，残害、屠杀人民。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是任何一个黑社会，所望尘莫及的。所谓镇压反革命，虽然杀戮的，有些是土匪恶霸。但以今观之，那不过以大霸除小霸，以大暴易小暴而矣。这些“斗争”，只不过是争夺地盘之战吧了。至于“反右派”斗争，就简直是，迫害民族精英的罪行。甚么“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实质上是大大的祸国殃民。而那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所谓“造反有理，那些颠覆政府的夺权行动，还有甚么“破四旧”的荒唐行径。它给社会带来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祸害，给国家经济带来的破坏，给中华文化带来的摧残，更是“史无前例的”。在“六、四”事件中，中共军队屠杀人民的血案暴行，更使所有的黑社会瞠目结舌，使全世界人民为之惊震。

虽然，黑社会贩卖毒品，毒害百姓。而中共政权，严刑峻法，打击贩毒。但中共向人民输送的精神毒品，比起鸦片、海洛英，遗害更广更深。例如甚么“大救星”、“江核心”，“共产主义是天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还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一国两制”是一个永恒的“春天”等等。如果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的鸦片烟，那么对领袖的崇拜，就更甚于鸦片。

理由之四：中共和黑社会一样，把自己的权力范围，视作个人的私有地盘，可以私相授受。国家是我缔造的，我就是当然的“伟大统帅”。统治权我爱给谁都可以，你高举我的“伟大旗帜”，我封你为“接班人”。“你办事，我放心”；大家要拥护“江核心”。如果你加入我的地盘，接受“一国两制”我就给你当个副主席。如此统战，和黑社会“讲数”，简直没有两样。真是大言不惭，与这样的“领袖”去谈统一，简直是奇耻大辱。

不要认为共产党控制了军队、国家，就能达到“长治久安”。只要仍然坚持“枪杆子出政权”，就不可能消除，以战争来实现权力更替的，痛苦的历史循环；只要仍是一党独霸江山，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引来军阀混战，群雄问鼎，逐鹿中原。一个版图广大，人口众多，权力高度集中，而又没有制约力量的，落后的帝国政权存在，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也是世界人民的不安。对“恶势力”的低头忍让，向独裁者、屠夫谄媚，为恶鬼画皮，到头来只是害人害己。只图一时的个人私利，不顾民众的，长远的利益。这不是真正的爱国，而是祸国殃民。

一切正义的、爱国的力量团结起来，与最大的“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持久的斗争！

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

中国特色的外交使节

黄鹤云

中共口口声声说，要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然而，甚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传闻有这么一件事，中共驻美大使李肇星等，竟然不顾外交礼节，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口诛笔伐，出言粗鄙。使我又想起，前年中共新任总理出访时的一位使馆秘书，他对记者向总理的提问，出言恐吓，大声斥责说：“这是我们的总理。”一个小小的秘书尚且如此，更何况堂堂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大使和公使。由此可见，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说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使节。有人认为李大使和李鸿章大人何其相似，依我看，何止相似，简直有乃祖的风范，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产物。

一个外交官员，竟敢在国际舆论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出言恐吓特区记者。这不是简单的风度问题，更不是能说是个别的事件。而是出自中共的政治制度的本质，中共的意识形态；人民的价值观念；是出于中共的人权的观念；是独裁政权的必然现象。。在中共官员的眼中，人民群众，不过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对于民众，只能给与他们吃饭的权利，至于思想和说话，就一定要仰仗主人的鼻息。党说甚么，你们就只能说些甚。“他是我们的总理”言下之意，他是我们的主子，他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当心秋后算帐；言外之意，他是

我们的老爷，我们只可以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地听从他的指示。谁要是令主子难堪，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忠，就要给予党纪国法的处份。党和领袖是光荣，伟大，正确，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老百姓只能给他们生存权，不能有政治权利，因为“下有权，上无权矣”！我想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其实，苏先生已经是比较忍耐和客气。因为这位记者廖先生，虽然与大使馆秘书同是一个朝廷的臣属民。但廖先生有所谓两制来庇护。苏先生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仅仅出言恐吓，没有给他扣上，诸如“千古罪人”，“颠覆政府”等帽子。一个外交官员，在外交场合下，在国际舆论面前，竟敢如此放肆。在治下的臣民面前是怎样地作威作福，那就可想而知。

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僚，不少是大大小小的恶霸，大大小小的“打着伞的和尚”。他们目无法律，目中无人，贪污渎职，堕落腐化，横行霸道，包娼庇赌的劣行，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无法无天，一朝得志，语无伦次，把自己当成是立法局。也许，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吧。

不过，我们也不能全部责怪李大人，苏秘书。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里，面对着企图干预内政的帝国主义，李大使自然充满民族仇恨；自然就会想起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想起火烧圆明园；想起文天祥“在汉苏武节”的诗章；想起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污辱性字句。于是就义愤填膺，爱国主义情绪高涨，民族气节高昂，当然就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恨不得吃其狗肉，寝其狗皮，痛痛快快地干他一场。

还有一点，作为一个外交官员，在阶级斗争“大是大非”面前，当然应该党性很强。面对帝国主义者，应该立场坚定，大义凛然。骂他“无知”已经是给足了面子。（不过，如此外交，其效果如何，我想，小学生也会知道的）。至于李大人的知识水平如何，那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但是，对于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他是一个“立场坚定”，“敌我分明”，十全十美，“先红后专”，“德才兼备”的好干部。就算是李大使缺少一点外交风度，那也只是支流末节，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而已。

说到这里，使我又想起两件小事。在某市的财政局，有一位党委书记，是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他只认识几个字，也懂得一加一等如二的算术。不过，他有一点脾气，就是爱骂下属是饭桶。然而，他自己又是甚么呢？他当然不是，因为他是吃馒头的。还有某市党委副书记，他常常要向下属作报告的，他的公事包裹，装满了秘书给他写的文稿。有一次，在教育工作者会议上，他念了一份计划生育报告，使台下的教师们听得莫衷一是。当然这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德才兼备的好干部。

中国特色是很丰富的传统宝藏，只要我们能耐心地发掘，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宝贵的历史文物。

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于纽约

☆☆☆☆☆☆☆☆☆☆☆☆☆☆☆☆

再论生的权利

黄鹤云

在太阳升网路图书馆看到吉(ZHONGSHUJI)先生写的<生存权是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首要人权>一文，我不想和吉先生争论，只想补充一点。因为我不知道先生何许人也，宅边有没有五柳树，有没有五星红旗。

文章开始吉先生就说：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因此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

依吉先生看来，好像中国现在仍然大敌当前。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而这些敌人又是谁呢，那当然是帝国主义。但吉先生却忘记了或忽略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中共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正在恐吓台湾人民不要搞独立。

继而吉先生又带领读者进行忆苦思甜，进入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他罗列了一系列的历史事实和数字，说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能独立自主，使人民受到种种痛苦。虽然，我不知道这些数字来自何处，但我相信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

吉先生对历史事实记忆犹新，却对眼前事实非常健忘。竟然忘记了近几十年来，中共统治下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不知吉先生有没有统计过，有没有这些数字说明，在所谓解放战争中有多少人头落地。广大农民在中共的煽动下，为了一头黄牛十亩地，为了"翻身解放"流尽了鲜血。但得到的却是甚么呢？当中共一但大权在握，就急不及待地，对曾经为他们打江山的农民进行剥夺，还把他们束缚在公社自然经济的庄园里，把他们都改造为农奴。这一场所谓解放战争，人民不但没有得到解放，倒增加了许多锁链。也没有解放了生产力，如果不是的话，那为什么工厂亏损，工人要下岗，要实行改革开放呢！人民抛头颅洒热血，而得到最大好处的，只是中共皇朝，那些共产贵族而已。

在所谓旧中国，农民虽然受地主的剥削，但最少有一部份自耕农，他们还有一点个人的经济；还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种植作物和处理

自己的劳动果实。更不至于要铲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砍掉经济作物。他们还可以到城市去邦工，让资本家剥削，自由贩卖一些农作物。

吉先生可曾经历过，大跃进入祸造成的饥荒日子。那时候，有多少农民逃荒，多少农民被饿死，又有多少人民营养不良，染病去世？当然，中共是不会承认错误的，"非我也，岁也"。他们和封建皇朝一样，把灾难归咎于自然，归咎于苏修，归咎于政敌。请问吉先生，那些满途饿殍，又是谁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

吉先生可曾记得，那无法无天，践踏人权的文化大革命呢？那时间多少人被关进牛栏；多少人被绑游街受辱；多少人含冤自杀；多少人临年被戮？谁无兄弟，谁无父母。浩浩苍天，曷其有极。难道这些又是红卫兵的错，是走资派的罪孽。请问，那些在武斗中牺牲的小将们，又是谁剥夺了他们的生存权利？不要说"非我也，红卫兵也"！"越乱越好"，"要武嘛"之声，言犹在耳呢！

还有八九天安门事件，六月四日凌晨，戎马现于京城。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豺狼离开了洞穴，坦克的履带声，震撼长空。人民的子弟兵，竟然屠杀人民。还有事后的清算，处决。这些年富生命的爱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国未来的主人，又是被谁剥夺了宝贵的生命？吉先生大概不会说，"非我也，兵也"；或者说，在清理广场中，没有一个人死亡吧。

还有，还有民主党人，依照宪法申请组党而被捕；法轮功学员因练功而入狱。如果说监狱也有饭吃。那么中国人全都有吃饭的权利。又何劳中共领导人孜孜不倦地去争取。好像容许自由组党，人民就会饿毙，但熟读红宝书，却又不见得收获更多的粮食。高产卫星上天，却使大量农民饿死。

在中共的暴力统治下，究竟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存权？我不是中共统计局，当然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国人民是没有知情权，他们只能有吃饭的权利。但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些在中共统治下的人民，他们很多是死在和平环境中，而不是战争的日子里。

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吉先生其实并没有忘记。他罗列了一大堆封功伟绩，说明没有光明，正确的中共统治，人民就会亡国，就会丧失了吃饭的权利。在这方面，吉先生最大的健忘只是人民的功劳而已。毛泽东也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他就是利用了这一动力，达到了指点江山的目的。如果没有人民的牺牲和努力，中国能取得今天的进步？在吉先生看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不会有这么"伟大"的成绩。到底事实是怎么样呢，我请诸位先生看一看台湾的现实，你就可以找到正确的答覆。

最后吉先生说："虽然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一旦发生动乱或其他灾难，人民的生存权还会受到威胁。所以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成功的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而使人民的生存权不致受到威胁，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吉先生言下之意就是说，现在中国还相对地贫穷，有饭吃就应该满足。不要再争取更多的权利。原来，贫穷也有好处，怪不得伟大统帅要穷过渡，要反对修正主义。中共一向来都很会利用人民的贫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穷则思变，"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丽的文字"，可以画专制帝国的蓝图。当共产党在野时，他们就高高地举起贫苦农民的乞食袋作革命的旗帜，号召他们造反夺权；当伟大领袖大权旁落时，他就号召红卫兵颠覆政府，炮打司令部。现在新一代领导人大权牢牢在握，就号召人不要管那么多政治，集中精力把生产搞上去，人们对物质生活提高的要求是无限的，发展生产当然是个长期首要的任务。

在此我提醒一下，吉先生和中共领导人同样犯了一项很大的错误。就是违背了伟大领袖的教导，要人民不要政治挂帅，一心一意搞好生产，走土豆加牛肉的修正主义道路。至于甚么是动乱，甚么才是稳定。这只能由中共政权去解释。按中国的特色，要求组党结社，要求当家作主，关心国家大事是颠覆政府；练□'5c，要求政治改革，和平请愿都是动乱。稳定就是只能"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中共需要的稳定是甚么，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政局。这样中共就算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也能稳坐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孔子说过："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畜牲也有生存权，也有防止虐畜条例保护。一群只有吃饭权利的人，也能算是人乎？

二零零零年三月一日于纽约

☆☆☆☆☆☆☆☆☆☆☆☆☆☆☆☆☆☆

江泽民先生：

寄上{反毛泽东论}政治论文一篇，希望你能抽时间一看；更希望能给你以一定的影响，摆脱传统政治思想和死人的束缚，走向一个新的起点。这是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一机会，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作出贡献。

毛泽东曾经说过，当今世界的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但毛泽东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吗？没有。他带给人民的只是战乱，贫困，愚昧和牢狱之灾难。尽管他给这个政权取名为人民



共和国，但实际上他做的却是南辕其而北其辙，与共和制度的距离越来越远。

只因为民主是世界的主流，所以连毛泽东这位史无前例的独裁者，也要打出民主的旗号。现在，江先生你也向世界人民，许下了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大国的诺言。我希望你能够言必信，不是把它作为巩固个人地位权力的手段；更不要重蹈毛泽东的覆辙；再次辜负中国人民的期望。

所谓民主，归根结蒂，就是人民有选择政府与参与政府管理的权利。但人民怎样才能选择和参与呢？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放弃一党专政，放弃军队干预政治的错误制度。只有多党制，人民才可以选择，才可以参与和监督。这应该是真正的多党制，各党均有平等的，自由的宣传自己理想，政纲和发展组织的权利。而决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把其他政党，当作是附庸，文饰；把它当做是共产党的"驯服工具"。

一党专政是共产党走向腐败的根源，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封建特权把共产党人变成工人贵族，人民的老爷。而人民，却成了领袖的奴婢。他们只可以听党的话，按领袖的指示办事，感谢党的恩赐。

党指挥枪实际上是枪指挥党。武装夺取政权是世界战乱根源。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已经名存实亡。虽然多党政治也有它的阴暗面，但它最低限度，也可以使权力的再分配避免战乱。不会七八年又出现一次人为的灾难。同时也只有多党制才能实现中国统一的远大理想。如果中共真的能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一党的利益之上，就应该开放政治，开放党禁，让两岸人民选择管理统一国家的政党。只有这样，中共才可以中兴，中国才能繁荣富强。

我希望，作为一个大党的中共，希望你具有这样的胸怀，为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为中华民族的利益作出贡献。

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应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首先承诺放弃武力统一；放弃以暴力来解决政治争端。不战而屈人之兵，以德行仁者王。这些中国先贤的话，希望你能记取。大军过后，必有凶年。我衷心祝愿中华民族，从此摆脱枪杆子出政权的痛苦的和罪恶的历史循环。

黄鹤云

一九九八年三月一日

☆☆☆☆☆☆☆☆☆☆☆☆☆☆☆☆☆☆

温家宝先生阁下：

附上反[毛泽东论]文章一篇以及政治小说[人类的诗篇]磁碟一片，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启发，有所推动。当然，我并不认为文章的观点完全正确无误，但也算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封建官僚尚知如此，更何况你们都是生活在“民主是主流”的社会中，有的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大人先生们。虽然，老子说五音令人耳聋，但这世界，总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前进，而且是前进在背弃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终于走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死胡同，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的同时，在政治上的改革却像小脚女走路一样。仍然让死人束缚着手脚，裹足不前。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革命。如果共产党真的是伟大，光明，正确，真的是大公无私，真的是爱国爱民的话，那就应该主动地迎接，这一场政治革命的来临。不要再坚持甚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要再坚持一党专制。须知领袖的权力，应该是真正地由人民赋予的，而不应该由枪杆子去夺取。也不应该由官僚代表来自己选自己。

你们所坚持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不是甚么社会主义了。你们之所以要坚持，一方面反映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一种并非实事求是的文过饰非的态度；另一方面反映了你们对没落的旧制度依恋的心情。而这种精神状态，就是你们的先王毛泽东遗传给你们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你们总舍不得王谢堂前的双燕子。

你们今天所坚持的一点，是中国特色的专制统治。所谓中国特色到底是些甚么货色哩？谁都知道，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都是专制王朝的历史。与马克思主义，与巴黎公社原则，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开明一点的中国封建君主，他们为了朝廷的利益，也能纳谏。而毛泽东就办不到，他是一个专横跋扈，无法无天的暴君，不是一个好皇帝。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是要建立更为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他批判的是资产阶级民主狭隘的阶级性和虚伪的一面，而不是民主这一手段的本身。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就是这个意思。不是像毛泽东那样，把民主视作洪水猛兽来铲除；也不是要把澡盆里的脏水，连同澡盆里的婴儿一起抛弃。民主是对专制而言，它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它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为任何阶级所利用。不要认为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体现了甚么社会主义民主。你们的所谓人民代表，充其量也不过是官僚贵族的代表。这样的民主制度，还比不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只不过是玩弄民主而已。

自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汉承秦制，真是千秋万代永

不变色的。及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尚未成功的。后来还有甚么张勋，袁世凯的复辟，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争帝。这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武装争夺政权的血腥历史。紫禁城的城墙，是用百姓的尸体来堆砌的；护城河流着的，是人民的血液。共产党人如果还是有良知的生物，如果不是茹毛饮血的野兽。就应该把毛泽东思想唾弃。不要再让死的抓住活的，不要让中国七八年又斗一次，不要让"文化大革命"这样疯狂的践踏宪法，践踏人权的事件重演。把毛泽东纪念堂改为天安门烈士纪念堂，把毛泽东的尸体，长埋在秦始皇的陵墓里。再不要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不要再坚持一党专制。与"武装夺取政权"的强盗理论决裂，使今后国家权力的更替，不再血流成河；使中华民族从此得到繁荣安定，乐业安居的永恒福祉。

一党专制，是共产党走向腐败的主要因素。任何政党，任何领袖，也不会是伟大，光明，正确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她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也是一分为二的。也有渺小，黑暗，错误的一面。多党制民主国家的政党也是同样，他们都不过是一个为了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来的结合体。多党制之所以优于一党专制，只是因为它更能够发挥互相制衡，监督的作用。更为符合辩证法则，符合历史规律。不至发生像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一发就不可收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她的凝聚力不应该只依靠信仰与暴力。而应该依靠经济。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只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它不应该是统帅，不应该是目的。暴力与信仰，政权与教权一旦结合在一起，那就是社会最黑暗的时光。甚么要武嘛，甚么枪杆子出政权，暴力理论和造神运动的结合，使中国人民陷于人类历中最黑暗痛苦的时期。

近日，李鹏先生竟然大谈甚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这是好事。但是要真正能够树立法律的权威。首先要做到司法独立。司法机关再不能从属于共产党，取缔公检法党组，禁止党组织妨碍司法公正，以及对公安，检察，司法工作进行干预。其后，就应该组织独立的，只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调查小组。着手调查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罪行，并对他进行公开的审判。至于历次天安门事件，也不是平反那么简单，而是应追究刑事责任。也要交由司法部门审判，对死难者家属给予赔偿。还有要修改选举法，使人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使各个政党在法律面前得到平等的参选权利。废除共产党特权，各党组织的经费，再不可以由国家财政负担。任何政党均无权指挥军队和警察，军队的责任是保卫国防，绝对不容许充当某一政党领袖镇压人民的工具；警察的责任是防罪灭罪，维持治安。

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人民民主的中国，首先的任务就是由人民选举新一届的人民代表，解散钦点的人民代表会议。修改宪法和违宪的各项法律。

如果中共有这样的胸怀，能改弦易辙，能真正的能够做到大公无

私，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大义，社会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共产党治权的长治久安]带领人民实行治改革，后代子孙一定会记住你们。。因为你们改变家了国家，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路向，你们的名字将永留青史，让人民崇敬，不是像秦始皇毛泽东那样，让人咒骂，被人唾弃。

还政于民吧！这世界是属于人民的。

黄鹤云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

☆☆☆☆☆☆☆☆☆☆☆☆☆☆☆☆☆☆

伟人之所以伟大只因为我们都跪着

黄鹤云

在[太阳升中文图书馆]中看到吉安先生所写的[毛泽东使跪着的中国站起来]一文，有不同的观点，遂作斯文，与吉安先生商榷。

吉安先生在文章中说："我们赞扬毛泽东是中国的大救星，是因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继 1840 年以来第一次真正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在疯狂的年代中，凌驾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之上的，每天都要高唱的歌曲，据说是一位口北农民所作的颂声。我不知到这位翻了身，分了土地，做了主人的农民兄弟是何人，今者何在，是否与陈永贵一般已登入侯门，晋身新贵。或许仍然与其他农民兄弟一般，过着穷过渡的日子。还在引领冀望着好皇帝降临；冀望着共产党恩赐给他生存的权利。我也不知道，这些经历了无数灾难洗劫的，朝思暮想的一头黄牛十亩地得而复失，再度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沦为依附于国家土地的农奴，会不会再有这样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去高唱这首颂歌，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事实，在历史上，中国人民一直都在过着跪着生的日子。他们承受着种种沉重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压迫，以及逐鹿战争外族侵略杀戮痛苦。从七国战乱楚汉相争到五胡乱华；从宋太祖黄袍加身到忽必烈吞金灭宋；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到日寇侵华南京屠杀；从所谓解放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漫长黑暗的历史中，那一天，那一日不是血流成河，尸骸遍地。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中的中国人民，他们是苛重的徭役租税的承担者，酷吏压迫的承受者。它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终日劳碌，仍仰不足以侍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不得温饱，凶年辗转沟壑还要感谢皇上的恩赐。在连绵不断的改朝换代战争中，他们流尽了鲜血，献出了累累白骨。他们一次又一次盼望有一个好皇帝，

却一次又一次陷入绝望的痛苦里。

尽管，过去的封建专制统治使经济发展缓慢。但是，基本上，每一个新的皇朝，都有一个较长的时期，让人民喘一口气。不像毛泽东那样，为了建立和巩固帝国的经济基础，而急不及待地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剥夺人民的财富和生存的权利。

中共政权建立后，表面上中国再不受列强的欺负。中国是站起来了，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但是，中国人是否从此就站立起来？请吉安先生客观的回顾一下，几十年来中共统治的历史事实。

在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里，伟大领袖，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果真是从此站起来了吗？非也。相反，中国人民却自此便陷于连绵不断的，更为深重的灾难之中。由毛泽东发动的一连串经济和政治改造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专制复辟和人民奴化的过程。

毛泽东，他的骨子里，他的思想本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君主。他代表的是没落的封建专制势力对资本主义的仇恨对商品生产的抗拒；对历史发展的临终挣扎。这才是吉安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

在商品生产还很薄弱，资本主义经济刚刚发展的中国农村，根深柢固的封建关系，仍是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这就是毛泽东得以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和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领袖一样，都是利用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利用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去实现个人的野心夺取政权。

几十年来，毛泽东的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无视客观规律的倒行逆施，就连中共内部的高干也不敢苟同。这位"始作俑者"；这位人民的大救星。为了他的所谓信仰，他的历史使命感，他那粪土当年，指点江山的帝王梦想，葬送了多少百姓的生命。孟子说过：杀人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无以异也。在为了夺取政的权解放战争中，他给农民衣以文绣，送上战场，牺牲千百万生灵；在所谓大跃进，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他把千百万人民送上他的共产主义天堂。这都是以政杀人。这一切一切，都不过是为了毛泽东登上权力的顶峰。怎能说他还并未认识到其过去正确路线的真谛，就轻轻地为他洗脱罪行。

反者道之动也。毛泽东，当他一旦站稳了脚跟；一旦坐上了龙廷，就开始走向反面。急不及待地进一步实现他狂妄的理想。甚么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统购统销，批判胡风，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改造等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运动，都只为了，建立一个比历史以来更为严厉，更为专制的政治经济制度。他强调甚么一元化领导，五个统一，实际

上就是他曾经批评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毛泽东，他并不真正懂得也不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只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是打开紫禁城大门的敲门砖而已。他和历代帝王一样，是中国土壤的必然产物。只是他具有比历代帝王，比秦王汉武更为暴戾更为疯狂的君主。"秦始皇算得了甚么，他只坑了几百个儒生，我一次镇反。。。。。。"听，这简直是磨牙吮血的声音。确实是，为了他的千秋功业，为了他的历史使命感，送掉了多少人民的生命。如果说，民主党人为了实践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而组党是颠覆政府；法轮功学员因为练功而遭受迫害，被送去劳动教养。那么中共毛泽东发动的那场所谓解放人民的叛乱战争，就足以使他成为战犯，把他交给法庭审判。谁知道他的所谓革命动机是怎样。从他洋溢于诗篇中的豪情，他所缔造的名不副实的共和国的性质，以及他祸国殃民的所作所为，说明他只不过是，一心要做一个史无前例超越历史的专制皇帝。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谁知道他的革命初衷是怎样。行为的动机只能从行为的效果来验证。事实却表明了，毛泽东不仅仅是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按自己的主观意志，改造社会，改造人民，拥有对国家人民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

他把自己当作是救世主，而人民百姓都犯了原罪的。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剥削无产者，固然是革命的对象。知识份子是被剥削阶级的附庸，只能作皇帝的便壶。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所谓贫下中农，虽然是国家的主人。但自私狭隘是他们的阶级本质。他们时刻都会两极分化，瓦解帝国经济基础，破坏封建自然经济的社会关系。至于工人阶级，虽然理论上是领导者，但只有共产党，才是这个阶级的先进份子。而共产党又是毛泽东亲自建立的，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大救星毛泽东，他出生于地主富农的家庭。是中国封建土壤的产品。有道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打地洞。当然，他的思想也一样打上阶级的烙印。只要看一看他建立的是一个甚么样的国家，就可以看到他的所谓革命初衷。甚么自力更生，亦文亦武，亦工亦农。所谓人民公社，不外是个封建的自然经济庄园。甚么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迫农民把经济作物砍光，就表明他对商品经济的害怕，远超过历代朝廷。赫鲁雪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只是三餐乾饭不要钱。但可惜，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很快就破灭，红宝书并不能增加食粮。毛泽东的所谓共产主义，充其量不过是军事共产主义加法西斯暴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他的屁股，打着封建老爷的印记。

在漫长的封闭的自然经济时期，历代专制政权为了巩固帝国的经济基础，防止两极分化，也只是限制一下豪强的吞并，民营工商业的发展。汉代的盐铁官办也引起贤良文学的反对，几千前的厉王，为好专利而被国人流放。历代专制政权也从没有做过，把工商业全部收归国有，把那些所谓投机倒把份子的小商小贩，抓去枪毙收监。过去地

主豪强对农民的吞并，也不会如此急速彻底。在短短的数年间，就把人民剥夺个精光。只剩下爹妈给的一双粗糙的手；和只能唱语录歌，只能欢呼领袖万岁的口；和只能想毛主席所想的脑。他们只能够按最高指示，在王者的土地上千耦其耘，进行集体化生产。

毛泽东消灭了人民的私有财产，而他却成了最大的私有主，他一如历代帝王一样，受民受疆土。国家是他缔造的，是他的私产，他的工具，他喜欢给谁都可以。"你办事，我放心"不是已引为笑谈吗！他视国家权力的交替如此儿戏。人民，这一群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奴隶，其地位不过是一群犬马，一颗帝国机器上的螺丝。他们被户籍制度束缚得寸步难行，终生依附于国家的工厂土地。还有油粮食品的配给制度，如千万根绳索把百姓缚得紧紧。甚么斗私批修，忆苦思甜的愚民教育，连续不断的思想改造运动，把人性扭扁。他胡说甚么读书越多越蠢，把考试交白卷的学生封为教育部长；把大批知识份子流放到农村，要他们放下手术刀去清理牛粪。历史上那有这样荒唐的事情，就算这都不是他的革命初衷，但自私的本性和对权力的强烈的欲望，使他迅速走向反面。况且毛泽东也不是个天生圣人，他也一样有六欲七情，也一样地寡人有疾，美色当前也一样垂涎欲滴。

毛泽东口头上说的是一分为二，而他自己就是合二为一。他就是天上和人间的上帝，是当代的伟大救主；是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导师的四位一体。他是打着伞的和尚，他的话就是圣旨，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他是没有错误教皇，谁反对他都没有好下场。尽管他是一部发了疯的钢琴，但它奏出的都是神圣的乐章；尽管他那发昏的头脑，把国家弄得满途饿殍赤地千里。试问在庐山会议上的衮衮诸公，有谁敢在他面前说半个不字。至于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为了夺回被驾空了的权力，竟然赤膊上阵，践踏人权，摧残文化，破坏经济，扰乱社会治安，迫害异己份子，打碎国家机器。他才是颠覆政府的犯罪份子。你们想一想，一个国家主席也被以内奸叛徒的罪名迫害至死。在这样的国家里，有谁还能够站起来呢！在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独裁社会中，真正能站起来的只有一个伟人而已。

毛泽东不仅剥夺了全体人民的财产，而且剥夺了人民集会结社，迁徙，言论，思想，宗教信仰，选择职业享受生活等等，一切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对于一个全体人民都跪着生的国家，而能够理直气壮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骂这个不是那个不是，那只不过是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打肿自己的面孔来充胖子。难怪台湾人民言必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祸害。难道还要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使大灾星的幽灵延祸台湾。

我不明白，为何吉安先生竟然说甚么，毛泽东在建国方面居功至伟。他缔造了一个甚么样的国家，他控制的是一部压榨人民的机器。在他的暴力统治下，人民颠沛流离，被迫逃亡异域，使国家民族蒙受

羞耻。

我与吉安先生素昧平生，不知先生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氏。我不明白先生为何要往毛泽东的脸上贴金，为何要替暴君张目？也许是受到中国特色所熏陶，为长者讳，为贤者讳；或出于忠君爱国的思想，无产阶级的朴素感情；也可能是先生接触太多共产党人，如入鲍鱼之肆。而更为可能的是，吉安先生说的中国，只是指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他所表达的仅仅是这个意思。毛泽东使站起来的是他缔造的也仅仅是他指挥的中国政府。确实是，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如此牢牢地把中国之命运，更确切地说把中国人民之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不是吗，因为在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也只不过是国家政府行使权力的对象，是伟大领袖，伟大党的驯服工具。人民只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只能步步紧跟毛泽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毛主席指向哪里就打到那里。最高指示叫你炼钢，你就得在一夜之间竖起千百万高炉；毛主席叫你们大跃进，你们就要放出某亩产万斤的高产卫星；毛主席说要破四旧，你们就得焚诗书，砸庙宇，剪牛仔裤；毛主席说要武嘛，你们就得要打个不亦乐乎；毛主席说“越乱越好”，你们就得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毛主席说要“炮打司令部”，你们就要砸烂公检法，斗垮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毛主席说“要抓革命，促生产”你们就乖乖地返回生产岗位去。真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为伟大领袖创造历史的动力。

我希望吉安先生能够尊重客观事实，真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中国人民只有彻底背弃毛泽东思想，不要让死的缚着活的。要摒弃毛泽东“枪杆子出政权”的强盗理论，放弃暴力革命，建立一个民主的有限权力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并不就是拿来主义，见贤思齐，要向好的地方学习。现在中共开放经济，容许输入资，本容许资本家剥削。不是很好的先例。当年，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又是不是拿来主义呢？只有开放政治，才能够长治久安繁荣稳定，才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无可奈何花落去”，毛泽东思想是中世纪落日的回光。毛泽东不是中国的救主，他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他是人民的大灾星！

二零零零年二月二十日于迈阿密

☆☆☆☆☆☆☆☆☆☆☆☆☆☆☆☆☆☆

论暴力



黄鹤云

据[星岛日报]报导：中共政权发言人，就美国政府以导弹袭击阿富汗境内某制药，以报复，遏止恐怖组织爆炸美国领事馆的恐怖行动一事表示，希望不要以暴易暴。乍听起来，似乎中共政权已经脱胎换骨，厌弃暴力。但细想起来，又不怎明白中共要表达的是甚么意思。是希望美国不要以暴易暴；还是不要以暴制暴呢？

举世皆知，中共政权之视暴力有如布帛黍粟，不可须臾离的。中共政权从夺取政权到维持政权，何时何地，须臾离开过暴力。从武装夺取政权开始；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高举巨手高声呼叫："中国人民胜利了"的那一天起。中共政权何尝须臾离开"伟大领袖"的教导，放弃暴力。从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对私改造，反右斗争，大跃进，全民炼钢，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整风运动，以及荒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等等。一连串的不断无之的政治经济斗争，那一时，那一刻离开过暴力。直到现在，中共政权为了一党之私利，仍然动辄把反对者，甚至是持有不同意见者抓去枪杀或关进监狱。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所谓解放战争中，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人民百姓，，为此而流尽了鲜血，献出了生命。难道这不是以暴易暴吗？在所谓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中共政权把成千上万的地主，土豪劣绅，抓去枪毙或关进监狱，这大概算得上是以暴制暴吧！在反右派斗争中，几十万向党提意见的有识之士，被戴上了"右派份子"帽子，送去劳役，甚至关进监狱，备受种种虐待和歧视。这就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暴报德了。至于所谓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剪牛裤子，斗争牛鬼蛇神，下放知识份子，焚书虐儒，文攻武斗，把祖国河山搞到腥风血雨。伟大领袖赤膊上阵，书写大字报，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使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打碎他亲自缔造的国家机器。这一切一切，不知又是否算作暴力。

众所周知，中共的"伟大导师"，一直以来，皆是崇尚暴力的。曾几何时，这伟风流人物，批评汉朝史学家司马迁。说司马迁为伯夷叔齐立传，是对那些开小差，对国家人民不负责任的人颂错了的。伯夷叔齐，就是因为不满周武伐纣，反对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伟大领袖还有许多"最高指示"是推崇暴力的。例如：他曾说过，对于敌人就不能施仁政，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不行仁政，当然就是霸政，暴政。他还说，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有，红卫兵高举毛语录，高唱的语录歌曲："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提倡要不断革命，也就是提倡要不断地使用暴力。但是，毛泽东要对谁使用暴力呢？当然是对阶级敌人，而首先是他的敌人。这样一来，除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敌人外，最重要的，还是足以威胁他个人权力的政敌。这就是所谓睡

在他身旁的赫鲁晓夫。因此"反革命"，"阶级敌人"就有了很广泛定义。所以，中共的阶级敌人，其数量之多，质量之普及，是古今中外望尘莫及的。除了每个政治运动，在政府行政，工商业，文化机构中抽出几个百分点外。还有大量的社会上对被中共剥夺了财产和个人权利，以及对中共种种倒行逆施不满的小民。例如：在厕所里书写不满字句；或三五知己，伸诉不平之气；甚至是用每天每处都印有毛泽东像的报纸，去揩屁股的反革命份子；和一些读"最高指示"时读得不起劲的人；在日记本上写上怨而不露诗句的人；他们都成了阶级敌人。都要对他们实行批判；实行暴力专政。或者把他们枪毙；或者把他关进监狱；或者送去劳动教养，作无期的奴役；或者绑赴街上，游行示众；或者召开大会，批判斗争；或者给他戴上一顶"五类份子"帽子，把他们打翻在地，终生不得抬头喘气。在毛泽东死后，那些曾经受尽毛泽东折磨的中共元老，同样地，对和平请愿要，求改革政治的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使用惨烈的暴力。用坦克，用达姆弹，把伟大领袖曾经站在这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广场血洗。巍巍的城楼，你的崇高，是用百姓尸体来堆砌的；滔滔的护城河，你的金汤，流是百姓流出的血液。

令人奇怪的是，今天这些，每个毛孔都渗透了人民鲜血的中共头目，突然会放下屠刀，变得如此仁慈。竟然忘记"伟大导师"的教导："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竟然宣称不希望见到以暴力来遏止暴力。莫非是中共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也许是，因为国人不过是一些会说话的工具，不过是草芥奴隶。而更可能的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而已。

暴力，是人类的兽性因子，越是野蛮落后的社会，越是要依赖暴力。表面看来，中共的暴力理论，是源于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必须要以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并非认为暴力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社会发展变革的主要因素。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杜林先生的理论。就是因为杜林认为：人对自然的统治，要以人对人的奴役为前提。这样看来，私有制的产生，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基于暴力。鲁宾逊要手执利剑，才能使礼拜五成为自己的奴隶。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恩格斯说，虽然暴力可以改变财产的所有者，可是它不能造成私有制本身。单纯依仗暴力，并不可以在一夜间进入共产主义。既然，私有制的产生是由于经济的原因，那么私有制的消灭，也应该是依赖经济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决不是搞一次大跃进，就可以实现。马克思也只是认为，暴力是新社会的产婆，而不是孕育新社会的胚胎。而毛泽东，却把暴力当作是万应灵丹。要想在一夜之内，彻底地消灭私有财产，甚至连人们头脑中的思想，也实行公有制。毛泽东，他既不懂得，更不尊重客观的经济规律。他过份地相信自己主观精神的能动性；过份地依赖暴力对精神改造，扭曲的作用。好像这世界就是他的绝对精神，就是他那伟大头脑的分泌物。

毛泽东，这另一个杜林，另一个黑格尔，他就是这样天才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事物的发展，有他自己必然的，辩证的客观规律。否定者必被否定。用以维护绝对权力的暴力，也就是腐化这绝对权力的因素。既然中共的权力，依仗暴力才能得以确立。那么，中共的灭亡，也必然由于他们所依赖的暴力。因为中共自己堵塞了，和平的自我改造，更新的道路。

从中国的和中共的历史，从世界的历史来看。暴力并不一定是新社会的产婆。而更可能的，倒是畸形儿的产物。只有违背常理的怪物，只有违背历史必然规律的东西，才须要借助暴力来加以确立。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必然的过程，生命和人类的诞生，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大跃进并没有立即创造一个现实的人间天堂。相反，倒把成千上万的百姓打入了地狱。

以暴力掠夺的人，是特别害怕别人以暴力手段，把他们掠夺到的东西夺回去。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中共建国的几十年来的基本政策，就是维绕着怎样去保护，以暴力夺来的权力。他们每日杯弓蛇影，战战兢兢，甚至看见八公山的草木，也都以为是阶级敌人。一只轮船首航，也胆战心惊，左躲右闪，结果自己把它弄沉。他们不断地搞政治运动，不断地强化暴力手段。提倡甚么"以阶级斗争为纲"；"级斗争要年年讲，天天讲"。在国内，为了防止阶级敌人颠覆中共以暴力夺来的政权，他们不间断地，严厉地控制打击思想上的异端；在国际方面，他们不顾一切地加强军事力量，甚至置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于不顾。把一切人力，物力资源，用以发展重工业，发展国防工业，以对抗国际阶级敌人的侵犯。今天，中共一如既往，疯狂地镇压民主力量。其结果，只有把这只倒行逆施的破船，彻底弄翻。

暴力，虽然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憎的东西。但暴力的存在，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人类虽然是高于其它动物，但是他们到底还是来源于动物。不过我相信，人类社会必然趋向更理性的方向发展。理性，也不只是超现实的空想，理性就是建立于对客观规律的辨识与尊重的基础上。当经济的发展达到如此高度的水平；当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占有变得毫无意义时；当财富的分配不再依赖于暴力来维持时。暴力的消亡，人类的真正和平与彻底的解放，人类几千年来幻想着的天堂就会降临人间。

一九九八年九月于迈阿密

☆☆☆☆☆☆☆☆☆☆☆☆☆☆☆☆

论民主与法治  
与郭道晖先生商榷

黄鹤云

在互联网上，看到<新华文摘>转载<法学杂志>一九九八年第七期署名郭道晖的论<以法治官>的文章，深有所感，遂作斯文，与郭道晖先生商榷，请肉食者思之。

<以法治官>一文对于中国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提供了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顾名思义，文章的内容只着重于论述法治方面的问题。对民主建设方面，可能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只是略略提及。尽管如此，中共政权如能真正实施以法治官，也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诚然，郭道晖先生也清楚，没有民主，法治也只是纸上空谈而已。他说历史的经验表明，治官的方略，主要还是靠民主，靠法治。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就是在一党专政之下，是否能够真正实行民主法治呢，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中共夺取政权的前后，也曾经标榜民主。毛泽东不是说过，"现在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吗？文章说："中共的十五大报告已明确，以法治国的主体是人民"。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不是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其他民主党派说过，要与他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如果说这就是民主政治的话，那么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皇朝，军阀政府就已经实施了民主政治了。那么为什么，现代的中共政权的领导人，还要说中国很穷，中国人民首先需要的，是禽兽皆有的吃饭的权利。事实证明，毛泽东之于民主，只是叶公好龙而更确切的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件时髦的饰物，一件夺权的工具而已。在毛泽东时代，(更确实地说，在毛泽东皇朝)，这位大独裁者，也不是不要政党政治的文饰。因为在民主是主流的大气候中，为了夺取政权，他不能不利用一下这一件工具。实际上，他需要的，只是一党专政多党附庸的独裁政治。这样的名存实亡的多党政治，其实就是无党政治，皇朝政治。一党专政，党和国家混为一体，共产党也因此而名存实亡了哩。

中共十五大标榜的所谓法治，只是"依法治国'，而不包括依法治党的。它说：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这个提法，很明显，治国的主体是党而不是人民。而这个党，当然就是指共产党。这就是中国式民主的真义。毛泽东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就是这样地，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集中到共产党，也就是集中到毛泽东的手里。教会说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中共要人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毛主席缔造的。党是个创造者，也就是中国的造物主。

甚么宪法，甚么人民代表大会，都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产生的。归根结蒂，都是由共产党来创造的。这是本末倒置，以头站着的法治。这是共产党治法，而不是民主法治；不是以法治国，以法治党，而是共产党以法治民而已。

不要幻想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能做好"以法治官"。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还是救不了二百个中共官吏。就算杀了陈希同，也遏止不了中共的腐败，贪污。在历史上，中国法家的"法不阿贵"的法治思想，也挽救不了封建皇朝周期性的更替。一代代封建皇朝，皆不可避免地因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倾覆。在毛泽东时代，对于人民来说，刑不可谓不严，法不可谓不峻。在他的"阶级斗争"，"不断革命"，"思想指导下，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杀，关，管，教；还要株连子孙，令人心寒。其镇压的广泛性是历代皇朝所没有的。还有"整风运动"，"向党交心"，"斗私批修"，"忆苦思甜"等对人民思想的控制和扭曲。但终究还是不能"存的天理，去人欲"。"食色性也"，以至今日贪污腐败有增无减。

我们更不要寄望如<以法治官>一文所说的中共能够自律，能够像封建士大夫所倡导的，以正心，修身，来达致齐家，治国的旨。伟大领袖毛泽东不是已被封为伟大的导师吗，但是他的权力欲也是很强烈的。为了夺回个人的绝对权力而糟蹋法律，把国家搞得大乱。他能做到正心，修身吗？我们更不可能把以法治官的希望寄托于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不外是中共炮制的举手机器，橡皮图章。想当年毛泽东头脑发昏，无视客观规律，大搞甚么"大跃进"，"三面红旗"，饿死数以千万的民众；把一个鸡蛋的家当打祖 7d 无余。那时候，所谓人民代表大会，曾否监督，能否阻止。继而发生的，在中外历史上最荒唐的，最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践踏人权，践踏国家，破坏社会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此时此地，那个所谓人民代表大会，不知被丢到那里去。时至今日，这位把国家人民导向贫穷，愚昧苦难深渊的伟大导师，他的僵尸，仍然躺在太庙里享受尊荣。难道这就是以法治官吗？古人有言，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中共却不能以法律治一治毛泽东。为什么，因为这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而这个所谓国家，她不是属于人民的，她只是伟大领导和伟大的党缔造来用以统治，镇压人民的工具而已。民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没健全的民主制度，没有人民的真正参与，法治也是空谈的。由中共一手炮制的所谓宪法，它不是国家的大法，而是中共的用以统治人民的法律。是用以保护共产党永恒统治的工具。

要使中国能有效地压抑腐败，避免历史以来改朝换代的血腥循环，建立一个政治现代化的，繁荣，稳定的，三权分立的中国，就必首先建立平等的政党政治。让人民有组党，参政的平等权利。必须摒弃一党专政，废除共产党的政治特权。军队是属于人民的，绝不容许党指挥枪。中共干部之所以滥用权力，是得自毛泽东的遗传。政府官吏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不能以枪杆子来夺取的。"枪杆子出政权"的强盗

理论，是祸患，战乱根源。必须批判摒弃。

要使中国能够真正做到"以法治官"，就必须先从治毛泽东始。把毛泽东，邓小平，李鹏，以及一切祸国殃民，屠杀学生的罪犯，送上法庭审判。只有这样，才可以逐步地健全法制，实施民主法治。而只有实行真正的多党制政治，中国才会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而社会主义，特别是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穿上马克思外衣的比历代皇朝更强化了专制主义。如果说，中国人民很穷，他们不需要民主，那么他们也同样不需要法治。没有民主的法治，实际上只法西斯统治。

人民结成社会，赋予国家权力，其本来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人民，而不是为了统治人民的。政府的首脑，政府官员不是人民的老爷，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国家只是保护人民利益的工具，政府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而绝不容许使用暴力去夺取。只是统治者一旦大权在握，就利用国家机器来达到个人目的，使国家蜕变为压迫人民的工具。除了人民的权利以外，没有甚么东西是伟大，神圣和永恒的。毛泽东不是"伟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更不是绝对光荣，伟大，正确的。事实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曾经犯下和继续犯着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行。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和不幸，早就应该接受法律的审判。但是由于中共控制了国家机器，掌握了立法和司法和行政的权力。所以，中共不但不用接受审判，而且还把批评揭发中共罪行和错误的人民关进监狱。人民要求组党，参政就是非法，就是企图颠覆政府；而以枪杆子去夺取政权，就是革命，就是有理。这是甚么逻辑，甚么法律。这简直是，只准毛泽东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法律。

毛泽东煽动人民用暴力夺得的权力，其本质是非法的。中共立法的目的，首先不是要保护人民的权利，而是为了保障中共统治集团对人民千秋万代的永恒的统治；是为了让非法夺来的权力披上合法的外衣。要使中国能够真正的实施法治，不仅要实行"以法治官"，而更重要的是实施以法建国，以法治国。要做到以法建国，就是废除政党对立法司法行政权力的控制。要把立法的权力还给人民，由人民选举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会。以取代现在的猪仔议会。修改宪法，删除中共在宪法中一切特权。让人民享有自由组党，参选，参政的权利。任何政党，领袖，绝不可凌驾于国家和法律之上。国家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某一个伟人缔造的私人工具。再不能容许视领袖之言为最高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结束"无法无天"的人治状态，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于迈阿密

☆☆☆☆☆☆☆☆☆☆☆☆☆☆☆☆☆☆

论生的权利

黄鹤云

甚么是生的权利？按照中共的理论，生的权利就是生存权。而生存权就只是吃饭的权利。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求解放，牺牲千百万人民生命，向国民党政府夺取权力，为的就是要解决，这个几千年来历代皇朝直至今还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其他问题就可以全然不顾，甚么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等权利都可以弃之如敝屣。

在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共常常向人民灌输这么一个神话。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今天，中共实行开放改革，容许资本家剥削，容许输入资本。但时至今日，还没有见到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是以，中共又得编造另一个神话，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共的独裁统治，人民就会没有饭吃。为了人人都有饭吃这一伟大的目标，人们就得牺牲其他一切权利。因此，为了人人都有饭吃，就要以坦克镇压学生；就要逮捕民主党人；就要镇压法轮功成员。总之，为了人民有饭吃，就可以为所欲为，只要它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永恒稳定的独裁统治。在毛泽东时代里，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今天，一切都以吃饭的名义。

那么，到底是否因为中国出了个民主党，出了个法轮功组织，出了个六四运动，中国人民就没有饭吃；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相反，铁的事实证明了，只因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才令到千百万人民，在所谓解放战争中，人头落地；千百万人民，在所谓“大跃进”中，没有饭吃，因而活活饿死。在甚么所谓“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和“反右斗争”乃至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等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天安门事件中，多少人捱斗被整，多少人被关进牢房，多少人冤死狱中，多少人惨遭杀害丧失了生命，多少人家破人亡，又多少人被迫害歧视，践踏凌辱，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试问，中共可曾关心过他们的生存权利。说穿了，中共所关心的，不是人民百姓生存权利，而是共产党的统治权力。关心共产新贵吃人民的饭，喝人民的血的特殊权利。曾几何时，中共头头说过一句话，吃共产党的饭就得为共产党说话。可知，吃共产党的饭也不容易，得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按照中共的逻辑，不是人民养活中共，而是共产党养活人民，给人民饭吃。所以，中国一天也不能离开中共的统治。所以，人民得要天天唱：“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他为人民谋生存。”“共产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既然中共这么关心人民的生存权。现在就让我来探讨一下甚么是生的权利。首先，让我们弄清楚，中共所关心的，所能恩赐给人民的是甚么样的生存权利。是草芥的生存权，牲畜的生存权，或是奴隶的生存权，还是人的生存权利。对于草木牲畜，只要有阳光，水份，空气，食物和不被虐杀，践踏，它们就能生活下去。至于奴隶制时代的

奴隶，除了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外，还有一项为人所仅有的，是说话的权利。所以在奴隶制社会，奴隶被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在奴隶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是奴隶主谋取幸福的工具。奴隶主虽然有权买卖，杀戮奴隶，但他们也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我不知道奴隶到底有多少说话的权利，但最低限度他们用不着要向党交心，不要晚汇报，早请示。不会因应主人的命令，关心国家大事，提意见大鸣大放而获罪，而受到批斗反击甚至身系囹圄；也用不着每天读主人的书，每天欢呼伟大的主子。而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伟大的党领导下，在枪杆子和监狱的面前，到底有多少生存和说话的权利。是这些被解放了的百姓，为了有吃饭就得放弃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就得永远依附于国家的工厂，土地。这些翻了身的国家主人，为了不想进牢狱，就得要放弃思想和说话的权利；就得要高举伟大统帅的旗帜。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天天读主席的书，听主席的话，敲锣打鼓领受主席的最高指示。如此看来，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生存权比奴隶还不如。共产党恩赐给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充其量不外是阳光，空气和食物，牲畜一般的权利。至于牲畜的地位，在民主国家里，还有防止虐待条例的保护。而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人民只能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地生活。最近才签署的人权法，也不知被丢在那里去。

提到人权法，还得弄清楚人的定义。柏拉图说：人是两足而没有毛的动物。柏拉图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他给予人的定义，当然具有当代的气息。至于中国共产党又怎样给人下定义。按照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人是阶级性的动物，超阶级的人，也就是超政治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人分九等。在毛泽东时代，除了工农兵以外，还有五类份子，以及他们的孝子贤孙；臭老九知识份子。这些人是属于被改造阶级，是没有生权利的。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挂上牌子，绑去游街，斗争或关进牛棚，监狱。至于那些国家主人，那些被称为创造历史的人民，毛泽东就常常号召他们要政治挂帅，关心国家大事。可知，人是与动物有别的，能够思维的社会性的动物。

既然人是社会性的，有别于畜牲的动物。那人的权利，也应该有别于一般生物。不仅应该只有生吃饭权，而且更应该有政治权利。这就是自由思想，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抗议等等，甚至是选择政府的政治权利。这些权利，都是作为一个人生存于社会之中的，必不可少的，如布，帛，黍，粟一样不可须臾离的东西。但今天，中共却剥夺了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他们有如满清皇朝镇压太平天国，镇压义和团一样，镇压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民主党人，甚至是练功组织。可知中共践踏宪法，践踏人权到了何等地步。

“不自由毋宁死”没有政治权利的人，与畜牲何异。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行动起来，谴责，抵制中共践踏人权的罪行。和中共霸权主义斗争到底。

民主，自由，人权万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

中共在审判人民  
黄鹤云

中共政权对魏京生和王丹的审判，激起了广大爱祖国、爱人民、爱民主、爱自由的人士的义愤。使全世界皆为之惊震。有人说这是“黑箱作业”，一点也不过份。中共政权的预审制度，就是一种“黑箱作业”，见不得光的。过去，中共政权对任何案件的审理，从不公开。而公开宣判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大造声势”以“教育人民”（其实是恐吓人民）。中共政权审判魏京生，就是要向人民宣告：凡是批评政府及其领导人的，其下场就是这样。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伟大的领袖，总设计师”，是甚么“红太阳”、“大救星”，是神圣不可侵犯。他们的权威是绝对的，他们的一切行为，无可置疑的，是代表了全体人民，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中共就是以所谓根本利益去取代人民的实际利益）。不管你有没有政治组织，有没有枪杆子，一切对中共政府的批评，皆被视为颠覆。不要认为中共开放经济，也不要认为，他们制定几部法典，让审判员穿上制服，就会尊重法律，走向法治，逐步地走向民主政治。他们之所以开放经济，完全只是为了一党之私利。为了转移国内外的矛盾，挽救日益加深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坚持党对国家的统治。他们和沙皇亚历山大一样地认为：“不适当地解放民众，会比奴役他们更危险”的。

中共政权审判魏京生，是向全世界关心民主、自由、人权的人士和政府表明他们的顽固态度。甚么中国的内政（当然也示意台湾问题）外国人士和政府皆不容置喙，无权过问、批评与干预。他们可以任意践踏人权，而别人对他们的一切批评，一概视为干涉内政。

中共政权审判魏京生、王丹，是对民运人士的一项绑架行动。他们可能在甚么时候，利用魏京生作为政治交易的筹码，作为向外国勒索、交换利益的人质。

中共政权历来就是这样，这个“无法无天”的暴力政权，他们从来就不尊重，由他们自己颁布的法律，更谈不上甚么司法公正。他们一直都在宣称：国家是一件阶级压迫的工具。世界上没有甚么超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而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就是“受命于天”受命于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国家”，就应该为共产党的利益服务。中共的各级政法党组，他们的任务就是为了使公安、检察、法院，这一“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们的所

谓“法治”思想，不外只是“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伟大领袖”才是真正的“生法者”，甚么代表大会，那不过是可用可弃的举手工具。“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最高指示”就是最高的法律。甚么根本大法，不过是一张废纸，所谓健全法制，绝对不可以理解为，现代的民主法治。在他们的心目中，政法机关的任务，只是贴贴服服地，为共产党的统治去镇压异己。军队、警察、监狱、法律等“国家机器”，成了共产党及其领袖们，用以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人民的生命，人民的权利是微不足道的。牲口皆有养，中国人民只需要有吃饭的权利。

中共一向都以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杀鸡警猴，以达到恐吓、控制人民的目的。他们的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甚么“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就是以此借口，来实行对人民的恐怖统治。为了配合“阶级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常常搞这个那个政治运动，举行各种各样的斗争、宣判大会，还下达“杀、关、管”指标给基层组织，抓甚么“阶级敌人”，“反革命份子”。因此，中共的各级组织往往滥用权力，捏造事实，无限上纲，践踏人权，去完成任务。他们判处“犯罪份子”时，也不是按罪量刑，从宽从严，皆依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只是预审人员用以诱供、逼供的工具。中共一贯的司法精神是宁枉勿纵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几十年来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错案。他们就是这样地把一名商贩（所谓投机倒把份子）处以极刑，把党和国家主席诬为叛徒、内奸折磨致死。这样的政权，怎可能有司法公正呢！

中共夺取政权以来，一直都在强化对人民和党员，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甚么“反右斗争”、“整风运动”、“向党交心”等等，就是要把人民和党员的一切思想行为，全都置于各级党组织控制之下。除了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公安机关以外，还有甚么治安保卫委员会，特别情报人员，监视报告每一个人的思想行动，互相检举揭发，有如暴秦的“收司连坐”。在每周的“组织生活”中，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和群众的思想行动。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下，思想罪、文字狱之多，之普及，是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亏他们还大言不惭地说甚么，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在中共的统治下，人民的地位，在某些方面还比不上奴隶。奴隶还算是一件“会说话的工具”，而中国人民，他们不仅被束缚在王者的土地上“千耦其耘”。而且没有思想、说话的自由，他们只是一件，只会念颂领袖的语录，只可以赞颂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只可以欢呼万岁，感谢党的恩情的“驯服工具”。

甚么“阴谋颠覆政府”，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这样的审判，是现代司法制度的耻辱。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纲领，没有军队，赤手空拳的百姓，怎可以颠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极权政府。共产党历来就是这样迫害人民，迫害不驯服的党员和干部。一个手无寸铁的百姓，因持不同政见而要啣当入狱，而一个拥有雄师百万的“伟大统帅”，

也同样以“大字报”去“号召“红卫兵”炮打司令部，造成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陷于瘫痪的状态，这个说甚么“越乱越好”的始作俑者，这位“打着伞的和尚”，为了个人的权力，荼毒生灵，他的罪行，不受审判，还安享尊荣，继续“指点江山”。这为甚么？因为他具有颠覆政府的力量。他才是真正颠覆政府的罪犯。

中共审判魏京生、王丹以弭谤，使“国人莫敢言”。以为这样就可以永久地霸占，他们的“红色江山”。但须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两千多年前的口公之言，中共不思记取，厉王之下场如何，中共也应三思。人民是不可欺负的，“千秋功罪”，后人自会评说的。中共的行为，说明他们是多么地脆弱，多么胆怯心虚，多么害怕人民。苏联的瓦解，使中共终日如坐针毡，杯弓蛇影，草木皆兵。

俗语有云：真金不怕红炉火。真理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中共真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就应该欢迎批评，实行民主政治。“山不厌高，水不厌深”，一个封建帝王，尚有如此的胸襟，中共怎不自知羞惭。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

全世界民主力量联合起来  
黄鹤云

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他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为了瓦解国民党，壮大自己的力量，也曾披上民主的画皮；打着甚么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帜。他还高叫：当今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一张画皮，一时间迷惑了多少民主人士，知识份子，投靠共党，参加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但是，当毛泽东一旦牢牢地控制了枪杆子，一旦控制了国家的权力，他就走向反面，立即撕掉了民主的画皮，露出了独裁者的狰狞面目。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宣告寿终正寝。毛泽东开始转向反动，转向独裁，转向专制。人民民主专制变成了毛泽东专制。于是就爆发了一连串专制复辟的政治运动，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今天毛泽东已经寿终正寝，去见他的祖宗秦始皇，他的祖师马克思。但是，毛泽东的幽灵还没有死，它还像梦魇一样地，缠绕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中国，还不知到直到何时。现在江泽民在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压力下，也许诺给人民以民主权利。但这许诺，到底有多少意义。你想，强盗用生命冒险夺来的财宝，会不会轻易地送给别人哩。江泽民能给予人些甚么，禽兽皆有养，按中共的人权标准，中共给予人民的所谓“吃饭的权利”，只是畜牲的权利。中共几十年来，从夺取政

权到巩固政权，那一个时候不是仰仗着枪杆子；那一次政治运动不是宣示暴力。一个以暴力夺来的政权，怎可会有真正的民主。中国几千年来历史经验，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哪人民！你们只不过是，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已。

历史的教训应该记取，我们要摆脱几千年来血腥的历史循环，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就一定要摒弃“枪杆子夺取政权”的强盗理论，摒弃毛泽东专制主义幽灵对中国的牵制。因为，暴力革命，枪杆子夺取政权，是中国祸乱的根源，也是世界祸乱的根源。“兵，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军队决不能够参与国内政治，更不能是政党争权的工具，军队只是属于国家和人民的，不是某一党派某一阶级的工具；警察的职责只是维护和执行法律，。执行法院的判决任何人都不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应由立法机关制定，领袖之言，也须受法律所规范，并不就是最高指示。

至于今后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路向，我有一些粗浅的设想。首先，是做好民主政党的建党工作，发展党员，以壮大民主政党的力量。加强党内的民主和法治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对国内人民的启蒙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所谓社会主义，只不过是用马克思花纸来包装的专制主义。只有民主的平等的多党政制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从此走向繁荣安定，从此摆脱以武装斗争来实现改朝换代的血腥的历史循环。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联合包括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和民进党，香港的民主党派以及一切反对中国一党专政的无党派和人士，组成求同存异的统一阵线，争取国际上一切民主力量的支持。争取联合国的支持，向中共施加压力，限期举行两岸人民大选，给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中国完成民主改革，是世界永久和平的保证；是全人类安定繁荣的福祉。联合国也应该认识到，以枪杆子夺取政权，是世界动乱的根源。对于这样的非法政权，绝对不可姑息，不应承认，必须抵制。当初，联合国接纳中共非法政权，是一很大的错误。这就直接地鼓励权力的转移使用暴力，助长了世界的动乱，剥夺了人民选择政府的政治权利。至于像中共那样的，已经加入联合国的非法政权，应该促使其在一定的时间内，实行民主改革。决不应该，由于某些国家的经济利益而姑息养奸，损害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平，民主，人权是当今世界的首要问题。中共的所谓政治挂帅，不就是把政治制度当作是首要的问题吗！想当年，中共不是要人民宁愿饿着肚子，也要反对修正主义。如果中共真的能够关心百姓的利益，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党的狭隘利益之上，放弃一党独裁，真心实意地进行民主改革，给中国人民以参政的权利，这才是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繁荣安定，为世界的永久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走向民主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衷心希望中国一切民主人士能够继续发扬“六，四”民主运动的精神，担负起这一伟大神圣的重任。国内外一切民主力量团结起来！埋葬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僵尸，与中共专制主义政权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争取

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一九九八年七月一日于迈阿密

☆☆☆☆☆☆☆☆☆☆☆☆☆☆☆☆☆☆

治乱世用重刑

黄鹤云

据报导，中共领导人发出指示称：惩治贪污，要用重刑。本来严惩贪污，提倡廉洁，维护公平是一件大快人心，顺应民情的好事。贪污受贿，是全世界皆存在的问题。但当前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上下交征利，几乎是吏恶官贪，贿赂盛行。贪污受贿，是人类自私生物的本能。只因中共官员长期生活在经济禁锢之下，生活清苦。一旦经济开放，就如缺堤的洪流，一发不可阻挡。

依法惩治贪污，本无可非议，中共也有惩治贪污的有关条例。问题是，江泽民的指示，正是中共干预司法公正的又一例子。有鉴于当前中共的形势，要加重刑罚惩治贪污，首先是建议人民代表大会修例。至于量刑的轻重，是司法机关的事情。中共口口声声说要依法治国，健全法制，首先就要尊重司法独立。更不应该像毛泽东那样，把自己当成是立法局。

中共和历代封建王朝一样，他们的司法制度，是宁枉勿纵的。他们的所谓法治思想，是“有生法者，有法法者，有法于法者”之别。中共是生法者，法院是法法者，人民是法于法者。中共为了自己的绝对权力，绝不会放弃对国家的控制，军队和公安、检察、法院是中共专政的重要工具。在专政独裁统治下，当然不可能有司法独立。传闻江泽民之外甥也触犯了法律，竟然有人下令停止调查。可知对司法权力的控制，对中共来说是多么必要的。

虽然，迫于人民的愤怒，中共惩治一些贪污的高官是对的。但是，中共领导人对量刑方面的干预，是不值得恭维的。如果中共尊重司法机关的权力，就不应该作出从轻从重的指示。对犯罪分子的量刑，应该根据其罪行轻重和法律的规定由法官来判断。在法律没有修订之前，绝不能滥用刑罚，否则就会妨碍司法公正，徒使司法制度混乱而已。

事实上，中共从来就没有司法公正，从上而下，一贯无法无天。用刑的轻重，全凭中共视形势的需要而定。在毛泽东王朝，用刑的轻重，须配合政治运动。而在每次政治运动中，要抽多少阶级敌人，都有下达指标的。不完成指标的基层单位，就被批评为右倾。还有，在每年的重要节日前(例如国庆节、春节)，中共都要宣判一批罪犯，并将他们游街示众，以恐吓人民。因此，历年来，中共不知制造了多少冤案。在一次所谓打击投机倒把运动，为了收到阻吓作用，甚至把一

个弃农从商，只获利一万多元的小贩判处死刑。

中共政权为了巩固一党专政，竟然违背宪法，对民主党人和法轮功成员进行镇压，施以重刑。现在，为了平息民怨，要对贪污罪犯施以重刑。可知中共的所谓法治，只不过和暴秦一样，只是以严刑峻法，去镇压人民而已。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打击贪污的根本措施，不是用刑的轻重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改革中共的政治制度。就是要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让人民监督政府。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就是中共设立更多的反贪污局，把所有的贪污分子全部枪毙，也是只能压制一时。传闻大陆某市反贪污局的领导人，竟然串同贪污的官吏，谋杀检举人，用一把火把检举人全家烧死。这骇人听闻的事情已经不是个别的事件，是中共皇朝一贯无法无天的必然产物。今天中共政权已经病入膏肓，腐化透顶，有如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病人。就算有一万个包青天，一万个商鞅也无济于事。

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于纽约